

皇朝經世文編

資州周裕新  
煥冰藏書印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83

2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九目錄

兵政二十勦匪

善化鎮長嶺轉庚轉

資州周裕新

平定教匪總論三省边防備覽

嚴如煜

論川楚教匪事宜疏嘉慶四年

御史 梁上國

練鄉勇核軍需疏

御史 張鵬展

征邪教疏嘉慶三年

洪亮吉

擬征邪教疏

趙希璜

等令民築堡御賊疏嘉慶二年

德楞泰

堅壁清野議

龔景瀚

練兵修塞四事議四川通志

方 積

撫議四川通志

龔景瀚

F0083-12)



圍練議 四川通志

禦賊議

守禦後議

應未堂安民勦匪事宜稟後

與顏侍郎論教匪書

再論川楚兵事書

擬平楚萬言策 康熙十一年

方積

檀萃

檀萃

周錫溥

趙希璜

趙希璜

徐旭旦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九

兵政二十 勦匪

善化賀長齡耦庚輯

平定教匪總論 三省邊防備覽

嚴如煜

賊匪滋事之始赤子弄兵潢池耳得賢良司牧膽略過人者撫而輯之若龔遂之治渤海張綱之定廣陵虞詡之平朝歌可無大煩師徒也迄事變既成黨與已眾巢穴浸多多用師固艱於轉輸少用師則莫制鴟張則亂之初生一循吏撫之而有餘亂之既成數名將制之而不足詎不信哉煜聞良醫之治病也先之望聞問切審其病源察其病勢防其餘病之傳症視洞重垣既已錙銖不差然後主方或因舊法而變通之或因已意而斟酌之妙選良藥炮製如法劑甫投而病勢霍然矣賢將帥之戡



亂也猶良醫然則賊匪之亂源與現在賊勢暨事後必防之餘禍自當一一詳究而審籌之白蓮教者漢末張魯之遺也魯父子居漢中以妖術惑眾其長曰祭酒從之者人出米五斗時稱米賊自漢以來歷代皆有其患近聞教中亦有祖師名色從教者先送供給米若干入教之後教中所獲貨物悉以均分而小邪術足以眩人故愚者多爲所惑然其教以奉釋念經持齋戒殺爲名則所聚之徒多脆弱不堪戰鬪川省之囑匪其源下同川中膏沃易以存活各省無業之民麋聚其間好要結朋黨其頭目必材技過人眾乃共推之凡數十人結大夥先約遇難不許散幫遇追捕急公議散去始敢各自逃生如未議而一二入先散者眾其追戮之其黨極爲堅固既結夥之後擇長林深

谷人跡不到之處操習拳棒刀銃各藝故其藝頗精往時囑伏國威不過伏匿邊邑僻路攫取過客財貨自達州倡亂各匪潛相附從近聞教匪亦逸至蜀中則匪中添生力徒卒而總以教匪名矣教匪愚而詐囑匪悍而狂教恃譎張之小術囑恃劫掠之小勇原其初意俱不過爲錢財貨物起見非若有盧循黃巢梟雄之資覬覦非常此致亂之源可博採而知者也教匪私相傳授通都大邑恒懼發覺間有流寓彼間之人私學其教而歸者終無敢公然演習惟漢鄖一帶複岡疊嶂山地尙多未墾窮民往往流徙其間開管耕種此輩輕棄其鄉本非良善而又有奸徒潛煽而勾引之已非一日故信從者亦實繁有徒竊嘗綜其全勢論之僻之惡獸蜀之巴達夔巫南阻岷江巫山之險北



憑羊園行溪望星接連秦之青石栢楊毛壩各關懸巖峭壁烏道羊腸古稱蜀道難此數郡爲尤甚賊匪夙匿其間爲精銳團聚之所則獸之頸也楚之鄖歸施宜西北界秦東南界蜀施南向係土官世業雍正間始改土歸流鄖陽爲楚豫秦三省之樞組長山大谷餘巨千里明劉千斤鄧鬍子屢據爲亂至原傑割竹山而置竹谿割鄖陽而置鄖西析秦之商州而置商南山陽析豫之唐縣南陽汝州而置桐栢南召伊陽地當要害後乃專設鄖撫鎮壓之其施鄖之間則歸州宜昌有巴渝之餘風鄖襄之中則武當荆山據山岳之重阻襄陽南來則通安陸宜昌東過則逼荆門地廣而徑多處處可以糜爛則獸之腹也秦之漢中西通略陽北連大散興安一府多爲鄖陽分地中有石鏗金

竹化龍各山暨坪埠齡觀音溝七里關各要隘皆怪石嵯峨谷深山阻號稱天險而米賊之教實始於此其地大小龍溪凡張氏遺跡土人猶謔稱之則獸之脊背也豫之淝川旁有荆子關陵巒遙接武關由是而南下鄧州則熊耳山旗桿嶺山勢亦復巍峻再南過唐縣之銅山至桐栢縣信陽州則桐栢山大復山窰籬山與武勝各扼古稱義陽三關者實雄峙其間雖不似楚蜀各邊之嶮峻而中原之地此帶實爲輿區則獸之尾也通計由巴達至信陽西南襄遠東北達之東南路近三千里南北縱廣亦不下千餘里楚攻急則潰入秦豫秦攻急則潰入蜀豫蜀攻急則潰入秦楚豫攻急則潰入楚秦將據險守要而地大路繁隨處可以偷越將稽察好細則約係百姓分辨甚難徒爲行



旅之害昔楊武陵計驅羣賊入川委蜀爲壑四面聚而殲旃及  
蜀不支賊勢盛而楚隨以領孫雁門拒流賊於關外賊覆全豫  
豫覆而旋叩秦關秦亦不支皆失策也論者謂賊匿四省邊隅  
深山密箐之中攻剿難進搜捕不及致一時難於撲滅不知賊  
在深山密箐固難於攻擊亦易於坐困設長策以守之用奇兵  
以襲之終爲冒中之免儻縱之入平原曠野無論有舊從教匪  
者爲之內應而承平日久人民不知兵風聲鶴唳望塵驚潰地方  
無賴之徒乘機因以虜掠其害不可勝言矣此賊勢之不可不  
知也至經賊匪殘破各地方雖大兵恢復而當時權行招納則  
中懷反側者當自不少所有流亡之眾轉徙歸里零星四住未  
能氣完勢重沿邊各邑大者跨山連嶺幅幘數百里小亦不下

數十百里州縣設兵額數名數十名形勢單弱詎能徧爲巡邏  
而北省召募鄉勇半爲收羅地方無賴起見尤難資其實用則  
新復各州縣城郭固自依然將何恃而不恐耶賊匪雖無遠略  
亦有小小詐智心計取道未破州縣必遭攔截而從既殘各地  
經由可以過行無阻至既殘各地重被匪害則附近未破之州  
縣必大爲驚擾探其人民逃散村落空虛者乘間焚劫是賊借  
山谷爲巢穴被害各地爲旅舍而因以蠶食各郡邑也竊計新  
復各州縣必實有以固其圍絕賊匪重擾之跡者而後可逼賊  
入巢用鵬勦以清餘孽他如被害各村落廬舍蕩然難民無資  
以生撫綏稍不得宜其不能自存者或更潛相附託亦情事所  
容有此亦知醫者之宜兼防餘症也燈未親至行間並未見滋



事以來各文報則局外議論詎能得其要領而鄙見所窺有如此者至於攻勦之方安輯之術或四省而求一舉盪平之策或於全楚而為保疆自固之謀倘當力竭思慮分路籌畫備大智適言之察焉

論川楚教匪事宜疏 嘉慶四年

御史梁上國

臣新奉 詔書命廷臣各抒所見陳奏用入行政諸事宜竊惟今日之要務首在平賊平賊而後萬象作新大宇和樂仁心仁政可實布於天下矣臣三四年來每聞楚蜀寇擾中心如焚因研訪情形漸有芻蕘之見雖自知愚陋而不敢不抒陳於

聖主之前謹條列其事如左

一曰正罪名以甲國法查律載牧民之官激變良民因而失陷城池者斬而失察邪教煽惑聚眾釀成不法者罪止革職故川楚賊匪地方官皆以邪教為言夫邪教固誠有之然初起於湖北蔓延於四川而出入奔突於河南陝西之境其中不皆邪教也如必指為劉之協之徒黨則么麼劉之協有何計術而能煽



惑如許之多哉。可知此數省賊匪皆地方官所激變之民人。而以邪教入奏以避重就輕。掩其激變殃民之罪耳。臣推原事始。由乾隆六十年湖南之苗。蓋地方官於苗民平時不能撫綏。駕馭逼勒。供應科派夫役。種種凌虐。而內地姦民之侵奪苗地者。苗民控訴。官復不為申理。是以因而滋事。當時統師進討者。宿兵兩年。兩廣雲貴四川等省。俱有徵調。而湖北最近。差徭尤多。俱係以軍興法從事。而不肖官吏更從而奉一派十漁利。侵肥其時又逢嚴禁小錢。滇黔川楚無賴之徒。向以私鑄私販為生者。一時罷業。固已狹而思逞。又適值襄樊一帶。有查拏邪教之案。有司奉行不善。挨戶搜查。奸胥蠹役乘勢攫取財賂。不遂所欲。即誣以邪教治罪。於是正犯之劉之協等。轉得脫逃。而乘機

鼓煽紛然。並起與官為讎。朝廷以正當用人之際。將失事各官暫且寬容。俟事竣查辦。而各官仍安居本任。且有因收復一二城邑。擒捕一二賊犯。轉邀優賞者。賊徒有所藉口。而脅從者之附賊。遂愈多矣。夫醫之治病者。當先究其致病之由。然後用藥。有准。臣愚以為湖北四川等省。其起釁禍之官吏。必須查出確核。其罪分別懲治之。然後明告天下。以貪殘之吏。既已為民行法。而彼大逆不道之賊。敢於光天化日之下。焚掠城邑。毒害良善。實為覆載所不容。神人所共憤。責成將卒。剋日掃除。則國法申而人心服。士氣壯而賊勢孤。阱獸釜魚。無難殄滅矣。二曰廣謀議。以籌勝算。孔子之論行軍。曰好謀而成。夫好謀則不徒兵力而已。查賊匪勢雖猖獗。然烏合之眾。狼奔豕突。非有



才能智術也。觀其所破城邑，專務焚燒搶掠，並不能爲持久居守計可知矣。我國家多士濟濟，合羣力羣策而用之，蠢茲小醜，原不難剋期勦滅。然外之督撫將帥，惟以兵力單薄爲辭，而於審形勢察機宜，出奇計設間伏之類，多置而不講。夫必待兵力之厚，聲勢之大，乃足陷陣而破圍，設遇賊眾我寡時，卽未免各懷觀望，雖曰左次无咎，究已坐失機宜。故賊來而疏於防禦，致其鴟張，賊去則緩於窮追，任其兔脫。月延一月，馴至於今天，自賊匪滋事以來，調發本省及各省協勦之兵，合之雇募鄉勇計亦不下數十萬人。然兵力合之則見多，分之則見少。今以縣地數十里之遠，山林險阻，道路紛歧，在在需兵分布要隘以守，則不能爲勦以追，則無以爲援。若何而可竊料賊匪之眾，激於

忿。怨官吏者十之二，困於衣食凍餒者十之三，出於擄逼驅脅者十之四，其甘心爲匪者，度不過十之一耳。初起之時，激忿怨者以戕殺官吏兵役，復忿報讎爲快意，困衣食者以搶掠銀糧衣物，忿如所欲爲得計，故其氣甚銳，勢若難當。今從之奔突數年，靡有寧息，忿怨之心久而漸釋，而此三年中所蹂躪地方，經其一至再至，居民已咸知警備，物產亦半就荒殘，卽搶掠豈能遂其大欲而驅脅之眾，久亦思歸特室，家田業之已空，不得已且隨之奔走，以苟延性命耳。而彼甘心爲賊，號爲逆首者，旣搶掠之所得無多，又日須養給，此隨行之眾，勢亦必力疲而不瞻氣索，而不振爲今之計，機會正自可乘。夫山林深阻，利用伏人眾，新附利用間，或因其疲之而遮擊之，或因其怨思而解散之。



或扼吭擣虛而躡之或堅壁清野而困之或誘其前或牽其後或斷其中兵法多端隨械應變善謀者必有以握其勝算矣臣愚以為宜 詔在廷大小臣工將平賊方略各抒所見詳細條列三品以上密封以 聞四品以下赴通政司投進如果有可用然後付統兵大帥揣量事勢施行則智者竭謀必有出奇制勝之良策而各將弁稟承 廟算亦不畏蒞以遷延矣三曰設統帥以一兵權賊匪既出沒川楚秦豫之境則此四省固應分頭防禦尤當合力夾攻今 朝廷以勦賊之事責之四省督撫及將軍提督等使各帶大兵分據要道原令其視賊所向來則迎擊去則尾追無分此疆彼界也惟是領兵之人既各有分地即各顧一方恒情所在但求己境無虞固恤以鄰為壑

即如四川總督勒保與敘省之督撫將帥分屬等夷雖有總統之虛名而其威望不足以懾之欲其俯首指縱呼應靈便亦良難矣夫賊之往來奔竄剽忽無常軍之掩擊襲追奇正不測事會所乘間不容髮稍一遲回卻顧即誤機宜必能使號令所及即時順應如臂指運掉之靈而後可臣曾供職 國史館恭讀王公大臣諸傳仰見 國初平定諸省並 命親王貝勒為經略為大將軍近年平定兩域及金川則有一等公兆惠阿桂等益威望之重足以鎮壓諸將之心故用命成功著有明效今賊匪蔓延非負固一隅之比也竊計賊之出沒利山林而不利平地故河南之受患輕而四川之受患最劇蓋蜀境東北跬步皆山林深箐密鳥道四通伏則可以負隅出則可以剽掠且自



明季流寇屠戮以後，並無土著之民，所有居民皆從五方而至。墾荒僑籍，其心固易於動搖。又川省向有囑嚙一種，十百爲羣，以焚搶爲事，其勢更易於附合。故賊之大勢，盡趨於蜀，而其東出則湖北之鄭陽、宜昌，施南當其衝；北出則陝西之漢中、興安，商州當其衝。臣愚以爲：朝廷宜選王公大臣，素有威望，眾所信者一人爲統帥，駐四川之順慶，當東北適中之地，調度控扼一切，假以便，宜然後分命諸將，各委以一路攻勦之責。如四川則保寧爲一路，夔州爲一路，達州爲一路，而並於東南預防其由西陽以竄入貴州，西北預防其由龍安以竄入甘肅，湖北則鄖陽爲一路，宜昌爲一路，施南爲一路，陝西則漢中爲一路，興安爲一路，商州爲一路，各以該省之將軍、提督、副都統、總兵爲

大將，專辦其所管一路之賊，而各總督仍帶兵往來以爲犄角。應援諸將於賊中情形偵探，必真使迎擊，尾追者不悞於所向。統帥於行間功罪論奏，必實使捏飾委卸者，莫逃於明刑。如此則聲勢聯絡，號令統一，必無視望牽掣之虞矣。至於巡撫本有撫綏地方之責，應令其一意措置難民，且此數省賊擾之處，僅在邊隅而無事之區，尤當加意整理。四川舊無巡撫，亦宜一體暫添，均責以察吏安民之政，使事皆修舉，不以用兵之故稍致廢弛。叢脞是尤慎固根本之道也。

四曰添士卒以壯軍威。勦捕賊匪三年而未蕩功，說者皆謂兵少之故，所以賊負固而不能攻，圍賊奔竄而不能追擊，則添兵誠爲要務。伏思國家設兵各有定額，每省不過數萬人，要在



平時將佐訓練有方，作其氣力，一其心志，使之畏國法，甚於畏強敵。故戰則無退怯，行則無淫掠，節制如山岳之重，運掉如磨指之靈。特承平日久，將卒皆習於驕惰，視操練爲具文，視錢糧爲固有，甚而軍吏隱佔兵丁，費間均所不免。一遇有事，本省之兵不足備本省之用，不得不調借鄰疆，與僱募鄉勇。夫調兵他省，無論其沿途供應，重爲民累也。卽此項所調之兵，遠從他省跋涉，或數千里，及抵軍營，已力疲而氣餒，兼以地道不熟，平險異宜，用違所長，未必盡能得力。且以遠省之兵，久從征役，未有還期，疾病死亡，相視慘沮。於是思歸之心勝而敢勇之氣消。又況所調之處，一而再，再而三，各省額設之兵，既經屢調，則所存以資守備者無多。雖地方幸皆寧謐，然營伍空虛，好民之窺

釁亦可慮矣。僱募鄉勇，無論其浮開名數，冒銷錢糧也。卽此項本屬鄉民，但可資其力，以使之捍衛鄉里，而不足驅之以從征。蓋平日未嘗訓練技藝，既非素嫻，紀律亦未熟講，忽聚忽散，不可驟繩以法，而所得些少口糧，又無足以繫其心。其或假公以報其私忿，或要索而誣及善良，是鄉勇亦可暫時一用，不爲長策矣。敬惟

聖主意在滅賊安民，重費定所不惜，則救時之

勅下統帥分

計設兵，不厭其多。應將各處所募鄉勇名數，飭有司將弁悉心考核，其情願隨征，堪以備戰者，卽予以名糧。配以器械，編爲額兵，有功以各標營，一体賞拔。其未習技藝，不諳行陣者，亦另編之爲新兵，撥與各標營操練學習，替換填補之用。其不願隨征，與編新兵者，則令其原籍之里甲長親屬



保領使歸其鄉夫此所僱之鄉勇既已編作額兵則所調各省之兵可盡數撤回原營歸伍不惟可省道途征調之煩而無事之區亦皆表裏壯實不虞他故且新編之兵俱係本省之人山川險要皆所慣習較之客兵必得力至新兵之隸標營學習者仍令各巡撫稽查其將弁之勤惰而不使其虛應故事有訓練之名而無訓練之實則新兵亦皆足備實用而不患其不精事平之後統核兵數雖比舊額所增實多然此數省之邊隅皆地界番苗山林深阻多設重兵以資防守亦不失為未雨綢繆之計即或恐其糜費欲為裁汰而竟以數年令物故老病退休者缺而勿補是目下雖有添兵之費亦漸可復經制之常非若鄉勇之出於僱募者游食已慣一旦罷而不用將有能聚而不能

散之憂也

五曰杜冒濫以收實用 國家所以鼓勵人材則有爵祿可以奔走人力則有金錢爵祿得其宜則各奮功能而官稱職金錢用之當則爭出死力而民忘勞伏見軍興以來 朝廷不吝賞凡軍營所奏勞績之員立予陞擢三年中從微員而躋方面者不可枚舉又凡所請軍需動數百萬皆立發內帑已用至八千餘萬之多所以勵人材而紓民力者至優極渥而未即成功者何也其中必有冒濫者也近伏見邸抄如湖北參員胡齊崙以查拏邪教不二年由知府游至安臬襄道加按察使銜而居心狡詐虛捏侵欺聲名狼籍現在敗露又見邸抄德楞泰所帶一路之兵據奏每月需銀五萬餘兩已與應銷例案不符而經



手承辦糧臺之知州。庫充與所稟則稱此一路每月之費需銀九萬餘兩。以此觀之。膏濫不少。夫使功而可冒。是以軍營爲仕宦之捷徑也。使用而可濫。是以國帑爲司官之利藪也。臣愚以爲嗣後軍營出力人員。如武職身在行間。摧鋒破陣。殺賊擒渠。自當循照向例。卽於軍營所出各缺。遞行陞補。其文職如地方州縣佐雜等官。於賊匪至境時。能督率民兵退賊保境者。卽優以應陞之銜。賞翎頂而不必遞陞實缺。蓋此項文員能於賊至之時。率民以捍衛。必其平日尙能固結其民之心。故不至相率奔潰。若遞陞實缺。則該員卽當移赴新任。而此缺驟易生手。官民不相聯屬。恐生意外之虞。且賊去之後。一切撫綏完繕。尤資得力之人。應俟事竣日。合計功狀。詳加確核。送部引見。

乃予陞遷爲可。杜營競倖進之門。而地方亦收得人之效矣。至若軍需款項繁多。而最易浮冒者。草過鄉勇一項。今議以鄉勇編作額兵。則存亡病革各營各伍。有籍可稽。無從冒報。惟聞道路之言。統兵大將所用厨役一名。有月給工食至五十兩者。糧臺大吏日相燕會。窮極珍羞。有以多金僱覓優童。侑酒者。而備弁兵卒。應行卹賞之項。或反靳延而至闕月踰時。又何以服其心而責其用命宜。勅下統帥。以時密查嚴辦。使將有投醪之美。士懷挾纊之恩。復何患賊之不滅哉。

六曰妥招撫以淨賊根。賊匪煽亂四省。沿邊州縣被患者凡數十處。所有失業之民。賑濟口糧。修理房屋。給借牛種。凡所以招徠撫卹之道。宜選勤慎有司。廉明道府。安立章程。而以巡撫專



董其事。竊惟招撫之要。首在清查戶口。次則閱實壯丁。又次則蓄備資糧。又次則檢核田土。四者皆要務也。夫清查戶口。卽保甲之法。但烟冊門牌。有司皆視爲故事。不肯實力奉行。適滋需索。擾累之弊。查州縣所轄大者。不過二三百里。小者不過百里。均宜躬行履勘。不假吏胥。如某戶共有幾口。所操何業。土田若干。一一登記明晰。不許稍有隱漏。朦混。內有被賊驅擄。及現充鄉勇者。被擄之日。月應募之地。一一填註。戶下毋許隱混。其有自賊逃歸。與鄉勇不願改兵者。均卽按冊驗明。取具里甲長及親屬承領。甘結。收入本戶。旣查明戶口。隨即閱實壯丁。除孤寡老弱外。將各壯丁籍記姓名。諭甲里甲長使之。各就一里一鄉。自爲什伍。團結無事之時。耕傭貿易。各從其便。遇有賊警。自行

守衛所居之材。賊至以舉火鳴鑼爲號。鄰村以次接應。互爲聲援。汛防官兵。亦卽聞聲馳赴。救援堵截。要口則賊匪無所施其窺伺矣。至蓄備資糧。則在閱其地勢。查救省沿邊地方。自前明寇亂。鄉民爲避賊守禦。計各建堡寨。至今遺址多存。有司於親行巡歷之時。精考志書。咨訪耆老。相度形勢。舊有者修之。應添者創之。所創建之費。或令民自行指輸。上戶出資。下戶出力。或官先借項。給民修建。分年計地徵還。使鄉民所有糧石積聚。藏貯其中。賊至卽相率入守。民志已固。賊勢自窮。至檢核田土之法。各鄉除現有業戶管業外。所有荒閒田地。或係戶絕。或係叛產。總屬官地。須履丈四至。分別等則。登記分確。不許稍有影射。隱估。其自賊逃歸。及鄉勇不願改兵者。查明實係單丁貧民。無



戶可歸無業可復即將此項官地撥與佃種輸租於官而歲給以傭力之值編於另戶附於就近之里甲責成里甲長約束稽查此四事者不但爲防賊起見即太平無賊用以長治久安可也至於賊勢窮蹙定有投出求降者察其果出真情然後濟之以撫綏之法其頭目及桀黠用事者雖當量予寬宥必置之數千里外使遠離巢穴不生他慮其大夥徒黨則于官地最多之處妥爲安插分令佃種照屯田法辦理亦以什伍相聯編爲屯戶設立千把總等官以鈐束之如此則生聚有資守望得助流亡可復反側皆安消奸宄於無形固網維而不動一舉而數善備矣

練鄉勇核軍需疏

嘉慶五年

御史張鵬展

竊見教匪肆擾川陝 皇上日以調兵籌餉二事宵旰同釋敢抒一得之愚以備採擇一攻勦賊匪宜簡人才以練鄉勇也賊匪擾累日久未見成功臣於外間來人細訪皆緣帶兵大員擁兵自衛不敢近賊或命將弁堵勦將弁亦不向前惟催督鄉勇鄉勇亦不踴躍但賊乃烏合之眾人心渙散雖各處擄掠迫脅聞官兵所在各爭先引避官兵知其去稍遠因尾其後得逃難之民或被賊殺死之民以爲功而兵無紀律到處搜擄民間得財物饋紀功之八以邀賞民間畏兵如畏賊皆因大員不肯臨陣以賞罰寄之員縱之員而功罪不明也大員所以不肯臨陣者因兵力少兼以兵係遠路而至露居風處爲日已久不無



羸弱且一兵之身如軍械器物一一俱須自帶身重而行走不  
便渡澗上山尤難取捷遂不得不用鄉勇而鄉勇非素習之人  
未敢深信又不得不依兵自衛至於兵之待鄉勇每以奴隸使  
之常時則於營盤挖泥除草樵薪水火等事晚宿則護於兵之  
外有賊則兵在後催督之受傷則惟鄉勇有功則歸兵此稍有  
臂力之鄉勇亦患逃散而窮餓之鄉勇始屈以就旦夕之須至  
於臨賊亦歸逃散大員見鄉勇與兵丁俱未可倚用愈狐疑於  
心而不敢進也臣思除賊斷不可稍緩除之稍緩彼之裹脅愈  
眾賊之勢眾即招之必不降且百姓既被裹脅身家蕩盡降亦  
無所棲倚不得不從賊以謀旦夕之活是必有以大示之威使  
之喪膽則賊勢可一散俱散者也所以示之威必須添兵各

省徵調風聲亦覺稍動且以遠道疲乏之兵到風土不習之地  
亦難決勝誠莫善於練鄉勇臣思鄉勇之利有五而其弊有四  
鄉勇於地方路径崎嶇皆所素稔其行便捷利一鄉勇習識賊  
中渙散情形其氣倍壯利二鄉勇於百姓中召募親戚鄰里同  
患相恤其赴救愈堅利三鄉勇各有身家其自衛急切而氣憤  
利四賊所裹脅者皆附近州縣之民各團練鄉勇則賊無可裹  
脅而賊之黨與日減利五至於其弊則上下之情未聯地方官  
徒借練鄉勇之名以爲開銷且借以索民間幫補毫無實際一  
弊也兵弁草芥視之鄉勇離心而逃散二弊也鄉勇素無紀律  
千百爲羣其中非盡善類約束不嚴轉於地方生事三弊也平  
日未得其心倘或見其擾害地方及臨陣逃避責之太過激恐



生變四弊也。欲盡得其利而全無其弊，是在簡人才以調習之。臣愚以為於府道中簡用樸誠而明決者，數人率同各州縣親身與百姓開導，示以各衛身家務必同心出力，擇有膂力者公舉而厚撫之，至性至情上下相通，則民恃長官如慈父母，早足以固其心，其有不安分之鄉勇，責之以法，眾亦帖然悅服，則民力可用，無不以一而當十。且鄉勇統以道府不為兵所刻迫，其力更奮實有出力者，優加爵賞，則有膂力之人，胥欲得一出身階級，其氣愈鼓，以齊心協力之鄉勇，破烏合渙散之賊，所至如掃矣。夫謂鄉勇未可深信，不知百姓久受厚澤，深仁斷無異志，特不收用之而為賊，裹脅善用之則頑悍革心，是必得實心實力之道。府州縣以統其事而究其功，又得虛心明察之督撫以

總其成而考其最，至於官兵歸經路總統往來接應擊殺，則不日即可成功。近聞賊勢雖眾，而其所蹂躪之地俱成荒野，糧食全無，亦甚窮蹙，須防其驍力軼出，果團練鄉勇固守，賊即坐以待斃，況併力以擒之，其勢固易乎。聞軍營食用甚貴，一饅頭須銀二分，各兵每日給銀一錢，僅得三四饅頭，食不足因搜索民間擾累不少，益見兵貴神速不可遲久，師老財匱弊不可勝言也。

一嚴核奏銷以杜浮濫也。向來各州縣開銷軍需支費，由本州縣出文列款申軍需總局，由總局咨部開銷。近年弊竇總局竟行取各州縣預印空白，至省代填浮濫侵帑，而各州縣竟不知開銷實數，即實經支費者祇領得十中二三，是以倉庫益虧餉



項徒資中飽在軍需局者大員則侵盈欲壑小員及幕友書吏人等無不坐擁厚貲指官受爵皆緣行取空白所致而總局係本省土司州縣不得不聽從之也前聞福建查辦虧空至數百萬之多雖由不肖州縣侵挪亦緣臺灣軍需奏銷伊轍布爲藩司行取州縣空白代填申請總督李侍堯等分蝕以致州縣受累已深繼之以伍拉納浦霖錢受椿之貪縱更積重難挽國計民生均受其害遂成大獄臣去歲赴京路經豫省聞前任河南之布政使皆取空白而各州縣墊辦軍需轉無實得眾怨沸騰在軍需局行走者無不各挾重貲指官不少現在軍需未竣不可不預防流弊伏乞 勅旨宣諭明白示禁以杜積弊務使州縣自出印交申請開銷不得聽總局取用空白且令不在軍需局之大員查察出結方用有實效倉庫不致負累大員不能染指亦必不肯聽其浮開而帑項不至盤糜矣



征邪教疏 嘉慶三年

洪亮吉

今者楚蜀之民聚徒劫眾蹂躪一隅。逃死晷刻。始則惑於白蓮。天主八卦等教。欲以祈福。繼因受地方官挾制。萬端又以黔省苗氛不靖。派及數省賦外加賦。橫求無藝。忿不思慮。欲借起事以避禍。邪教起事之由如此。然臣以為邪教實不足平也。何則。伊古以來。焚香聚徒。歛米入教。如漢之張魯。張角。晉之孫恩。盧循。六朝及唐。川蜀之米賊。宋之儂智高明。之劉六。劉七。趙風子。徐鴻儒。唐賽兒等類。皆起於中葉以後。政治略弛之時。然尚皆不旋踵即撲滅。若我朝聖聖相承。振綱飭紀。每有賑卹。皆不惜百萬帑。金視民如傷。愛眾若子。此不特中外知之。陷入邪教者知之。即為邪教之首者亦知之。故臨陣撐拒。必言受地。



皇朝經世文編 卷八十九 兵政 六 蜀山房  
方官之害以致昔 皇上大德試思此等皆身羅叛逆萬死  
不足贖之人而天良不昧尚如此臣故云邪教不足平也臣今  
敢有請者以爲脅從宜貸也邪教入一村則燒一村入一鎮則  
燒一鎮以脅良民爲賊耳邪教既退州縣官又利其燒燼所餘  
屏民使不得歸如是良民始不得不從賊邪教滋擾救省首尾  
三年燒村鎮愈多則無身家衣食之民附麗之者愈衆邪教又  
不甚愛惜每行必驅之使前或抑之在後以抵官兵故諸臣所  
入告云殺數千人數百人者卽此無業之流民非真邪教也非  
真賊也且此曹每州縣動輒以萬計可盡殺乎卽可盡殺亦非  
皇上如天之仁所忍出此也故臣以爲脅從宜貸一則開  
愚民之自新一則離邪教之黨羽黨羽一散真賊乃出從此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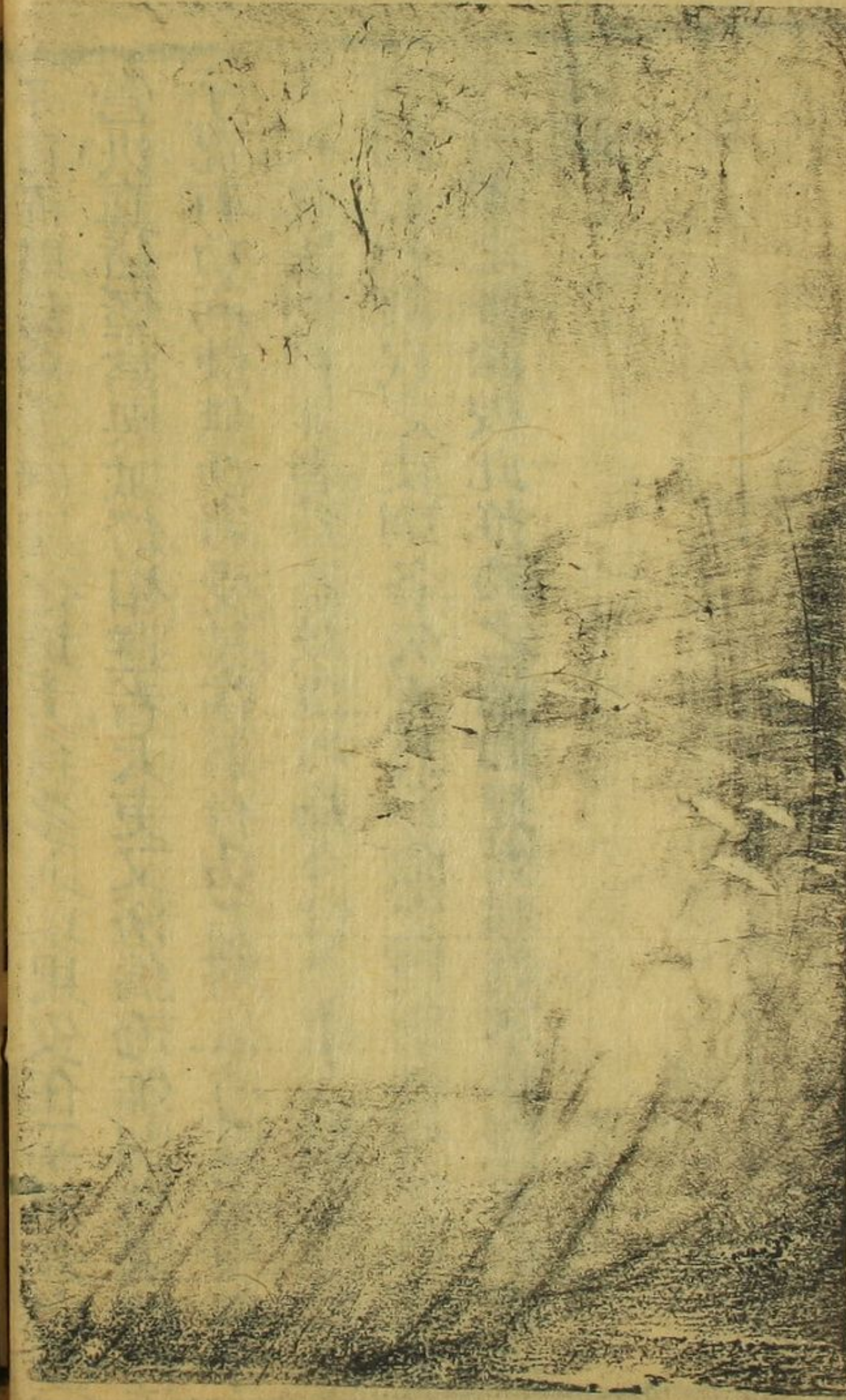
兵刃箭鏢砲之所傷乃真邪教也乃真賊也一則吏治宜肅也  
今日州縣之惡百倍於十年二十年前上敢隳 天子之  
法下敢竭百姓之資以臣所聞湖北之宜昌四川之達州雖稍  
有邪教然民皆保身家戀妻子不敢犯法也州縣官既不能消  
弭化導於前及事有萌孽卽借邪教之名把持之誅求之不遺  
至於爲賊不止臣請凡邪教所起之地必究其激變與否與起  
釁之由而分別懲治之或以爲事當從緩然此輩實不可一  
姑容明示創懲既可舒萬姓之冤亦可塞邪民之口蓋今日州  
縣其罪有三凡 朝廷指賑撫卹之項中飽於有司皆聲言填  
補虧空是上恩不下逮一也無事則蝕糧冒餉有事則避罪就  
功州縣以蒙其府道府道以蒙其督撫甚至督撫卽以蒙



皇朝經世文編 卷八十九 兵考 勳臣 二 臣等  
皇上是使下情不上達二也有功則長隨慕友皆得言之失事  
則掩取遷流顛路於道之良民以辜責然此實不止州縣封疆  
之大吏統率之將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縣之故尤乎三也一  
則責成宜專也楚撫守楚豫撫守豫陝撫守陝戰雖不足守必  
有餘即以陝西言之武關潼關蒲關東面之三門也大震關大  
散關駱谷關西面之三門也其地皆重巖極險使豫爲之備先  
使百人守之賊何以能入武關何以能進劍閣又何以能復入  
雞頭趨褒斜東西蹂躪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此非封疆大吏  
不知地利不知形勢不先事預防之失乎夫 朝廷之馭天下  
不過賞罰二端前者平金川平緬甸所以能即日告功者賞罰  
嚴明賞必待有功罰不避勲貴故也今行軍數年花翎之設至

千百而賊勢愈熾蹂躪之地方愈多則功果安在平將弁之妻  
營汛棄鎗堡常與賊鋒相避者大吏又務爲掩飾則咎果誰任  
乎況有功而使無功者受其賞則有功者解体有罪而使無罪  
者代其罰則有罪者益恣故臣以爲今日之事 朝廷則賞必  
當罰必行親民之吏則各矢天良封疆之臣則各守地界衛上  
下欺蒙之弊除彼此推諉之情如是而邪教不平臣不信也臣  
謹疏





擬征邪教疏

趙希璜

今失救焚者與其渥水以過火之衝無如徹屋以斷火之路治  
 水者與其築隄以防水之溢無如鑿渠以分水之流蓋徹屋而  
 火自止分流而水自滅也賊至之地類皆先時可知莫若令司  
 牧之官預為曉諭鄉民凡零小村聚其資糧婦女併歸大莊近  
 山者依險為寨平原者築牆為堡深溝固壘老弱居守強壯抵  
 禦但能聯絡數十里之地一處如此處處皆然使教匪進無所  
 掠攻無所尅不過旬月勢必解散因其懈而擊之所謂以逸待  
 勞也即使不擊亦不能添裏多人其眾有減無增豈能猖獗此  
 卽古人堅壁清野之謀也側聞賊匪滋擾皆係搶奪口糧戕戮  
 老幼焚燒屋廬劫制強壯非有攻城佔據之策但為逃避蔓延



之許而官兵所以不能制其命者以賊人擄掠隨地皆糧復裹  
多人一遇追襲率以所刦之人前當鋒刃至於真賊戰敗先逃  
官兵探訪所逃之方須得的實加以籌調裝糧即使捲甲疾趨  
計已動涉旬日是以邀截之兵每尾賊後而山中路徑多歧官  
兵難以備悉更加樵採之蹤隨在皆有賊窮輒遁又不必遵由  
平民素日所行之路也圍勦之說有似難行况醜類非比從前  
跳梁業已三載蓋眾聚則易殲勢分則難圖也估據則可圍流  
徙則難追也接戰則銷滅逃避則蔓延也夫用兵之道寧貴據  
速不務巧遲遷延之間積匪成猖事勢釀於四省波累不止一  
方分闕有人責成奚屬竊以賊人避戰之情已見分竄之勢既  
成便仍戢我前矛趨其後路是猶擊蛇而躡其尾博虎而逐之

山欲求有功曷云古濟爲今之計須易良圖賊意在分我誘令  
合誘合之法以守爲長夫川陝楚豫橫亘終南荒山木易藏奸  
開墾原非土著零星散處防範維艱今既賊踪潛往慮其照舊  
潛來無論所過之區蹂躪定無遺類即彼聞風之所逃亡必乏  
居人宜以山中散居之戶難守之區撤其室廬遷其積聚况已  
逃亡之眾業經留養有方募其精壯練卽強兵廣求險隘之口  
多築堡障以防陷坑拒馬列在當途伏弩窩弓布諸徑路空山  
無所侵掠堅壁難以倖攻彼固因糧於民而糧不可因借脅於  
眾而眾無以脅到處皆然計窮必合又加各關要地厚集弁兵  
告急聞風星馳策應若果守之以法應之以方斯賊旣分決不  
能合縱能合亦必不能分矣其他設施之方抵禦之術僂指可



數請更詳之一曰官兵可合而不可分也夫兵貴速而不貴遲  
宜聚而不宜散散則勢單聚則勢眾今使調萬人之眾置之十  
處所用不過千人是已置九千人於無用之地非但虛糜帑項  
抑且坐失事機一曰鄉勇可守而不可戰也鄉勇之設本以衛  
一鄉之民非但此縣不可調於彼縣卽此鄉亦不可調於彼鄉  
此鄉之鄉勇卽令此鄉之強壯者爲之彼之父母妻孥在是田  
廬墳墓在是一旦賊來相爲抵敵猶如手足之衛其頭目腹心  
有不勇氣十倍者乎假使招募游手征調他處此固不練之兵  
卽同烏合之眾用之不當反足以搖動官兵一曰神堂古廟宜  
預折毀也鄉僻寺觀銅鐵器皿宜廣爲收致也夫深林密箐本  
易藏奸此等處所設被賊人所佔木植輓轆皆爲攻具銅鐵器

血可作利兵莫若先行折毀廣爲收致以供保寨之需非俱化  
無用爲有用且變防人者爲自防抑臣聞之將將較難於將兵  
立法尤貴於行法昔吳宮教戰斬愛姬以伸威齊國陳兵戮貴  
臣以行令今既有奏陞之官甄錄之幕自當有明法之士降罰  
之員蓋賞罰者用兵之權衡德威者鼓士之橐鑰古人去賞必  
先遠而後近則遠人服德罰必先近而後遠則近者畏威誠謂  
近習之人希澤易而知威難疏遠之士用力多而受德鮮公道  
而行勇氣自倍耳



籌令民築堡禦賊疏 嘉慶二年

德楞泰

臣明亮臣德楞泰奏言伏查教匪自上年至今竄及數省雖各路勒殺爲數以千萬計而首逆尙未成擒餘黨不形減少竄緣各賊始尙據險屯聚得以合圍進搗近日則東奔西竄無久占之地無一定之所以劫掠爲生行不必裹糧住不藉棚帳黨與不待徵調蹂躪數千里飄忽無常臣等追賊自楚入陝經過被擾村莊有房屋爲賊所焚燬者有蓋藏一切爲賊搜劫無遺者有男婦人口爲賊擄脅前去者堪憫情形一言難盡此等已經被擾之處急須安頓撫恤未經被擾之處急須布置堵勦使賊無從劫掠而後可以衛足而固賊查各州縣在城之民有城池以資保障其村莊市鎮之散處者僅恃有一二隘口鄉勇防護



或相離較遠猝然遇警不及應援或山路分歧設堵未通賊已闖入年餘以來百姓往往一聞賊至倉皇匿避糧食衣物卽爲賊有其奔進稍後者則既劫其物并擄其人甚至備衛之火藥器械反以藉寇而資賊而各賊每至一處有房屋以棲止有衣食以接濟有勾結逼脅之人爲之引道路而供負載是以兩載用兵以來各省勒殺無慮千萬而賊黨不加少且兵力以保城爲急則村市已被焚掠以保州襄爲急則房竹安康已難兼顧往往官兵探賊所向窮日追及而賊一見卽走旁分四竄本欲迎頭反成擊尾皆由前無阻截是以任其所之爲今之計欲籌恤難民而困賊匪莫若飭近賊州縣于大市鎮處所勸民修築土堡環以深壕其餘散處村落酌量戶口多寡以一堡集居民

三四萬爲率因地之宜就民之便或十餘村聯爲一堡或數十村聯爲一堡更有山村僻遠不能合併作堡者卽移入附近堡內所有糧食牛豕什物一併收入被難民人卽於其中安插搭蓋草棚賊近則更番守禦賊遠則出入耕作該壯丁各保身家巡防自必勇壯丁不足更於難民中擇其驍健者充當鄉勇酌給口糧卽以代賑每堡派文武幹員二三人紳耆數人爲之董率彈壓如此防範未被難之戶得有捍禦已被難之民得謀食息且收養堡內之人戶口有稽不特可免流離抑且賑無冒濫卽其中有一二曾經入教首鼠兩端者亦皆有所拘束不致附和勾結則賊匪所至之地皆溝壘森嚴難以衝突各堡以逸待勞併力禦勦使賊處處受敵而人民不爲逼處糧食牲畜不



為劫奪火藥器械不為掠取賊必饑餓日就窮蹙加以勁兵雲  
 集併力兜擒而後殺一賊即少一賊滅一股復除一股即如近  
 日紳士梁友穀等築堡團練賊不能犯保護鄉里十餘萬人實  
 有明驗是以現飭湖北之鄖陽房縣竹山竹谿陝西之興安白  
 河洵陽平利安東石泉等處一律相地修築並移咨汪新秦承  
 恩選派能員及時籌辦此外或有須設防修築之處亦屬該撫  
 臣暨地方官隨時酌量情形一體辦理至於川東一帶每多險  
 峻山寨為各賊負隅走險之所祇須令附近居民預先移住其  
 中一如守堡之法自相捍衛其大村鎮市不便移入者則令仿  
 照築堡似於禦賊安民之道均有裨益

此籌辦堅壁清野之始議也此時果行當不致曠延七載也

惜事旋中止至嘉慶六年始奏

旨通行耳



皇朝經世文編 卷八十九 兵考 三

空壁清野議

龔景瀚

竊惟川匪滋事以來蔓延四省輾轉兩年處處有賊處處需兵  
負固則經年累月不能克奔竄則過都越郡不能禦議者惟以  
兵小為辭於是調鄰省增新兵募鄉勇俱謂以多為貴不知其  
無益而反有害也何則 國朝經制之兵本屬有限而腹裏尤  
少其重兵所在非番回錯雜之區則形勢要害之地也一調不  
已而至再內調不已而至三備禦空虛奸民因而肆志則無事  
之區又將滋事即如四川湖北之兵皆以全赴苗疆邪教遂乘  
機起事豈非明效大驗乎此調兵之害也倉卒募兵但能充數  
非市井無賴之人即窮苦無聊之輩紀律不習長穰不精心志  
不齊膽氣不壯遇賊惟有紛然鳥獸散耳此增兵之害也鄉勇

皇朝經世文編 卷八十九 兵考 三



守護鄉里易得其力若以從征則非所願無室家妻子田廬墳墓之足繫其心也平居未受涓滴之恩臨難責以身命之報於勢既有所難能而為之長者素與平等本無上下之分予以虛名強相鈐制於心又有所不服故加恩則玩而驕執法則忿而散求其約束而整齊之者難矣其籍此為利浮開名數冒領錢糧者又無論也至於臨陣既未習乎戰鬪疑則易驚又各自為步趨紛則易亂卽或誘之以重利鼓之以大義而有勇無剛能暫而不能久聞然而進亦聞然而退耳此鄉勇之害也且兵勇多則糧餉廣糧餉廣則轉運難國家帑藏亦益殺賊安民雖于萬在所不計而民間之疲於轉輸困於差徭者不知凡幾矣文報有站糧運有臺軍營之移徙使節之往來其夫馬不能不

資於民力近地不足調之遠處州縣雖官爲給價而例案所銷豈能敷用每縣夫數百名馬數十匹道塗之費守候之費津貼之費司事者口食之費皆派之里下不肖生監又從而影沒其中爲日既久民力竭矣官吏但顧考成一切以軍興法從事科歛督責民不堪命事變滋起或遇水旱之災將何以處之况乎將領不能約束兵丁所過甚於盜賊鄉勇從而效尤激之生變是所憂者不獨在邪匪也然使有濟於事僥倖成萬一之功亦不必過爲疑慮而自去年以來其情形大概可見矣四省之山層崖峭壁立如城塞者所在多有其上有田有水賊若據之非救萬之眾不能攻取然週圍百餘里或數十里終未能壞而圍之也竭力仰攻士卒已傷損過半幸而得之賊已乘間率眾他



皇朝經世文編 卷八十九 兵政  
徒矣雖窮日夜之力以追之而其勢常不相及蓋賊因糧於民無地非民即無地非糧官兵之糧必須轉運賊竄無定向亦無定期糧臺豈能預設夫馬豈能預增倉卒移營糧必遲誤此一難也賊皆輕身登降便捷而我兵烏鎗弓箭火藥鉛彈身所佩帶不下二三十斤行走不易此二難也賊皆本地之人慣於山行婦人孺子亦趨捷若飛而我兵如陝甘等處壯健有餘輕捷不足登山半日汗流氣喘未遇賊而先困矣此三難也賊隨時隨地可以休息而我兵行必按隊止必安營挖濠樹柵守卡站牆日夜不得安歇此四難也賊常飽而我兵常飢賊常逸而我兵常勞勝敗之勢已分矣幸而勝之所殺者賊之後隊救十百人或其老弱疾病不能行者耳其首逆及全夥不可得也賊之

詭計又分布數人於左右十餘里中四面放火使我兵疑畏不敢遽進及至探明而賊踪已遠矣此尾追所以常不及也於是宜繞道前進迎頭截殺者究之亦係空言無實濟也前後夾攻則左右分馳東西並攻則南北各竄山澗重疊道路紛岐處處可通頭頭是道安所得十餘萬之兵一一追而擊之即令兵多將廣四面兜圍而賊聚而衝我散而守十餘萬之兵分布於周圍數百里之內其勢既分其力亦薄賊以全力捨命衝突未有不潰圍而出者故賊之往來可以自如我之進退反不能自主賊合而我兵不得不分賊分而我兵遂不能復合焚掠裹脅賊愈殺而愈多疾病死亡兵日添而日少勦則無以爲守守則無以爲勦城池已在在堪虞將領惟斤斤自保今日之賊無



論非今日之兵所能勦除卽或額兵全來新兵已練而使之追逐千里之遙奔馳半月之久力疲氣沮其勢又爲今兵之續賊勢益張兵氣益餒日延一日事恐不可問矣然則爲今之計將奈何曰賊未至巴州而巴州之民先去賊未至通江而通江之民已空守土之官雖欲效死勿去其誰與守此無他民心無所恃也故必先安民然後能殺賊民志固則賊勢衰餒之無所裹脅多一民卽少一賊矣民居貧則賊食絕使之無所虜掠民有一日之糧則賊少一日之食矣爲今之計必先堅壁清野之法責成地方官巡行鄉邑曉諭居民團練壯丁建立堡寨使百姓相保聚併小材入大村移平處就險處深溝高壘積穀練兵移百姓所有積聚實於其中賊未干則力曹貿易各安其生賊

旣至則閉柵登陴相與爲守民有所恃而無恐自不致於逃亡別選精銳之兵二三千名以牽制賊勢不與爭鋒但尾其後賊攻則救賊退則逐使之進不得戰退無所食不過旬餘非潰則死耳不戰而屈人策之上者也其要必先選擇良吏一省之中賢而能者道府豈無數人牧令豈無二十餘人其奔走趨事明白勤幹者佐貳豈無數十人今川省賊所往來川東惟夔州一府達州一州川北惟保寧順慶二府而已陝西惟興安一府商州一州河南惟南陽一府湖北惟荊州宜昌施南襄陽鄖陽五府而已所屬牧令賢者留之不肖者易之每處各派佐雜數人分任其事以一道府董局事佐以正佐數員講明利弊議守章程總其大綱其餘道府分路經理稽查不過三月可以畢事其



次則相度形勢天成之險如大成寨太平寨等處着加卑因高使之可守移附近居民於其中先藏積穀貧者官貸其資茅屋草棚聽其自便其故居仍留勿毀賊未至時仍可照常安業也其村莊市鎮人烟湊集如臨江市普安場等處者隨其所居因山臨水爲築城堡外挖深濠務令高廣民居零星在外者移入之磚石木料匠役之費皆給於官惟丁夫取於民有貧乏者量給口糧以代賑恤其次則選擇頭人山上之寨平地之堡人戶既多一切事宜需人經理擇其身家殷實品行端方明白曉事者或紳監或者民舉爲寨長堡長給以頂戴予以鈐記使總一寨一堡之事其清查戶口董觀工程經營錢糧稽查出入訓練丁壯修飭守備別擇數人爲之副各就所長分在其事以專責

成其次則清查保甲戶口繁多奸良莫辨外至者疑其爲間諜也卽久居者亦慮其有匪黨也行保甲之法十家聯保互出甘結始唯移居匪類送官究治其踪跡可疑尙無確據者另附冊尾聽其別居自便毋使濶入以滋後累其餘良民悉使團聚家有幾人大小幾口所操何業田土若干詳註冊內以便稽核其次則訓練壯丁每戶抽壯丁一人或二三人編爲部伍鳥鎗刀矛各習一技官爲給價製備器械每一堡寨擇營中千把或外委一員兵三四名使之教導勤加訓練有事則登陴守禦自保鄉里毋令出征惟本州縣有警或鄰堡告急許其以半揀援其次則積貯糧穀堡寨之中建倉數間富家囤戶有糧難以盡移者官給銀收買入倉無者買於鄰近各鄉官兵經過卽以此糧



供支賊至閉寨壯丁守陣按名給糧毋令家食其鰥寡孤獨貧乏殘疾及家稍充而實無糧者准其照冊分別賑借賊平之後卽爲本鄉社倉分貯常平一遇災歉卽可就近賑糶其次則籌度給費所有築臺挖濠建倉買糧置備軍械一切守禦器具及搭棚蓋屋之費銀皆官給交堡寨長司其出入惟倉糧之數主於官賑借供支官爲報銷其餘銀均攤於堡寨居民所有田地分爲十年或八年隨地丁徵還如此者有十利焉川省無土著之民五方雜處其性輕於去就故一聞警報輒四散奔逃民心疑懼則千里無堅城矣今堡寨林立聲勢聯絡民居旣安民志自定父母妻子團聚一家無流離死亡之憂並不慮爲賊逼脅陷於邪黨可以保全良民潛消賊勢其利一也糧皆藏於堡寨

之內所餘村落店館皆空屋耳賊卽千里焚掠無所得食若攻圍堡寨則丁壯自護身家其守必力又有鄰堡之救援官兵之策應其力必不能攻陷狂奔十餘日非潰而四散則輾轉於溝瀆之內矣區區首惡何難就擒可以制奔竄之賊其利二也據險之賊不能下山掠食今民皆團聚糧不露處冬夏之交野無青草附近已無所掠遠出則近山之堡寨皆得邀而擊之其勢又不敢出坐困月餘積糧旣竭終亦歸於死亡逃散而已可以制負固之賊其利三也州縣之有鄉村如樹之有枝葉枝葉傷則根本無所庇鄉村皆爲賊所蹂躪其城郭之不亡者僅矣今四面皆有堡寨障蔽擁護賊必不敢徑犯城郭有急則環而救之賊將腹背受敵况官兵又乘其後乎可以保障州縣其利



四也堡寨遠者相距數十里近者或十餘里官兵經過就近供  
支糧臺可以不設官無轉運之費民無輓輸之勞至文報往來  
無須兵勇護之卽於堡寨之在大路者安設夫馬遞送可以省  
臺站之費其利五也每省挑選精兵三千賊合亦合賊分亦分  
牽制其後使之不得攻陷城堡足矣其餘悉令歸伍所省鹽糧  
猶其小者也兵少則差徭亦省民受無窮之利而營伍不致空  
虛亦無虞更生他變其利六也守陴壯丁惟賊至時數日給以  
口糧耳無按月之鹽糧無安家之銀兩也其費較招募鄉勇所  
省何啻天淵而愛護鄉里朝夕相見猶有古者守望相助之意  
可以情法維繫之不若鄉勇從征日久習於兇暴怯公戰而喜  
殺掠醜爲將來無窮之隱憂其利七也保伍時相糾察而警寨

之長又從而稽查之則奸宄無容身之地其聚蓄不馴如囓臙  
者亦攝而不敢肆可以漸化爲良民其利八也邪教蔓延爲日  
既久伏而未動者正不之人今淑慝既分居不相雜冥頑者苟  
潛入於賊黨可以一併殲除其愧悔者必安居乎故業可以保  
全身命絕後患之萌開自新之路其利九也規模既定守而勿  
失遠近一本上下同心如網之在綱有條不紊如身之使臂無  
令不從無事之時按籍而稽瞭如也有事之時畫地而守井如  
也一勞永逸數世賴之其利十也然而愚者可與樂成難於圖  
始因循目下畏難苟安此議一出必有沮之者一則曰騷擾以  
以累民也夫擇利莫若重擇害矣若輕賊匪所過焚燒房屋殺  
戮人民擄掠婦女其慘極矣民雖至愚亦必明於利害所全者



皇朝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大卽小有賒擾猶當毅然爲之況保其身家全其積聚順其情之所樂何累之有若云奉行不善則官吏之過當易其人不當廢此法如戰場失利豈以偶無良將而遂永不用兵乎一則曰迂緩不切於事也夫欲速則不達自去歲以來各省所行何一不速何一有效事固有不急急於目前而收功於異日者及今爲之未爲晚也行之一縣可保一縣行之一府可保一府同時並舉不過三月賊在羅網之內矣是速莫速於此也舍此以圖其果有且夕奏效操券而得之策乎一則慮其費大也夫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苟能平賊卽多費亦所不惜今州縣大者不過堡寨數十處小者十餘處一省所辦者不過三四十州縣耳衷多益寡合計每省用銀不過一百萬而已後此卽無所費較之

養兵養鄉勇每月需銀百萬而靡所底止者其費何如君子買糧爲費較鉅而糧分貯於堡寨何異貯於州縣之元門吾一縣豈能不採買乎其餘借項分年帶徵歸欵是不獨省費上並無所費矣一則畏其煩難也夫天下無難成之事患無任事之人今自道府下至堡寨之長總理者有人分任者有人勞瘁不亂纖悉具舉何慮其煩難且通江巴州儀隴賊所蹂躪之處失業難民豈能不爲撫恤清查戶口修理房屋弔生恤死賑乏周貧其煩難何止十倍於此與其補救於已然之後何如預備於未事之先乎是救說者皆不足以難之然則今日急務莫有先於此者矣不然不務安民何以禦賊民懼賊而逃猶可言也兵愈增則差徭愈重師愈久則擾累愈多數月之後恐民見賊至



將不逃而與之合矣。今不早爲後悔無及。謹陳一得之愚以俟採擇焉。

練兵修寨四事議

四川通志

方積

一操練鄉兵以備堵截也。各州縣非無鄉勇之患。有鄉勇而無訓練實與無鄉勇等。梁山縣招募鄉勇共七千餘人。除陸續奉調及裁汰計外。近存四千餘名。廣延精于技藝者三十餘名。教以鳥鎗刀矛等技。蓋操演之法與臨陣之法同。鳥鎗在前刀矛在後。鳥鎗不精則臨陣手顫而發必不中。一發不中勢必棄鎗而走。刀矛亦因之而驚。故必精鳥鎗以收刀矛之用也。刀矛不精不仁。刀矛手不敢近賊。鳥鎗手無可恃之人。在後其技即精。其心不定。賊徒驟進亦必棄鎗而走。故必精刀矛以收鳥鎗之用也。見在旦夕操演。十月於茲。近復製硬弓四百餘張。及藥弩三萬餘枝。以爲伏路守險之用。各義首鄉勇等自顧身家



亦頗知用命。竝時勉以大義兼教以作坐進退之方。邇日察看情形似尙可用。如果賊人窺境定當竭力堵勦。斷不致退縮遷延。一修鑿城池以定民志也。縣城爲四境居民之望。城中小有驚疑則四境亦聞風而怯。查梁山縣舊城高僅盈丈。兼以無濠可恃。恐愚民無識易起猜心。見將縣之舊城。普加三尺五寸。平處俱挖長壕。傍山險處修削。益令陡峻。城工浩大。用度不貲。旣未敢請領帑銀。而當此軍需浩大。民力困弊之時。更不敢重勞民力。餘將本年廉俸全行捐用。外復傳集本城殷實紳耆。約保人等。明白曉諭。旋據捐石捐木。捐出米糧者。絡繹而至。卽令捐助多而人品正者。分董其事。所有出入一切。竝不用一家丁一書役。經手其間。是以用費較省而成功亦較速。雖爾日工

價合計尙欠三千餘金。自當妥爲辦理。斷不致絲毫有累公私。城內小山甚多。俱於扼要處設立礮臺。置自鑄威遠礮六尊。以備轟擊。其餘存城旁山礮九子連環礮共四十餘尊。烏鎗約九百餘桿。火藥約一百餘石。鉛彈足用。刀矛軍器約五千餘件。俱係自爲製備。此外卡鳥鎗軍器尙不在此數內。一設法儲糧以備緩急也。縣內常社兩倉共收貯穀二萬石。有零。除奉交礮運軍米及支發本境鄉勇口糧外。見僅餘穀一千二百餘石。倉廩實爲空虛。設有緩急之用。真不足恃。再四思維。無可爲計。昨經普諭附近城郭居民。令將存穀餘石。先事運貯城內。設使賊人犯境。卽可輕身入城。小民亦知未雨綢繆。殊屬踴躍。且見在官倉間空其穀石多而無地可以屯貯之家。茲已將官倉借給



存貯並明白曉諭以將來設有事端卽當借散口糧事竣照市  
償價梁山雖小邑頗多知義之民以故鼓舞樂從尙不致疑於  
官吏一廣修山寨合力守禦也查賊匪自去秋起事迄於今  
日所入之處必先以虛聲恐嚇俟居民逃竄時彼則乘亂而入  
地方官雖欲禁止逃民而逃民終不可禁以故民心愈恐而賊  
勢愈張小民無識貴堅其志必置之於必不可死之地而後有  
不肯輕去之心民有不肯輕去之心而後賊無可以攔入之勢  
梁山境內周圍數百餘里四面俱有古寨已令各路約保指名  
稟出小不下三十餘處有周圍三四十里者有周圍十餘里  
及七八里者各不等大抵皆峭壁懸崖中通一徑見已親赴各  
寨逐加閱視普勸居民令其各加修整大約不過一月之內卽

可一律修齊其附近城郭之牛頭金城七十層子嚴等寨日內  
卽可竣工並聞賊眾行不裹糧待掠而食倘能絕其糧路勢不  
能榜腹持戈是以傍寨居民俱令其將存積穀石全數先行運  
寨寨上多備滾木雷石並按照寨之大小分給過山鳥鎗等  
件如果賊至各路居民自可就近登寨而守或十餘圍守一寨  
或數圍守一寨並預囑該居民等於賊至之時勿與接戰但堅  
守不動使我四境之中路路可通寨寨相望不必互相策應而  
官有互相策應之勢賊仰攻不能掠食無所左梗右塞步步防  
人似有不待驅逐而自退之理



撫議 四川通志

龔景瀚

賊不可撫也其勢亦不受撫所謂撫者撫百姓之從賊者耳百姓之從賊者有二一則被其煽惑者一則被其裹脅者被其煽惑者皆甘心從賊者也然其中有辨入教既久心性俱迷信其矯誣之詞妄作非分之想不懼不悔視死如歸此冥頑不靈非可以情理化導者也又有鬪者畏禍貧者貪利邪教以避災得財之說歆而中之一時不察翕然信從然素無不軌之志一朝事起官府訪查鄰里執證既無詞可辯遂無地自容鄉勇利其田宅家產以多殺為功一言在教婦孺駢誅其存者不得不棲身賊巢以為苟延性命之計此愚民誤入其教而不能自脫者也被其裹脅者皆不得已而從賊者也然其中亦有辨精壯之

皇朝經世文編 卷八十九 龔景瀚



民賊先拘係以苦之旬日之後強以拜師令其入教綁縛者弱逼其手刃分隊放火押令隨行與官兵相遇投以戈矛驅迫前進倉卒打仗百姓既不及自明官兵亦無從辨識鋒刃交加既欲貪已之生不得不致人於死而放火殺人之罪遂無所逃此欲歸而不敢者也老弱之民或令煮飯放馬挑擡什物搶掠餽口譏飽無常其苦萬狀日夜思歸然妻子爲質不忍遠離家業已殘退無生計不得不隱忍隨行以圖苟活卽有子身易於逃脫而賊之防範甚嚴晝則維以大索纍纍相繼如驅牛羊夜則閉之空房陣陣相積如圈豚大此欲歸而不能者也自嘉慶元年用兵以來吾民之死於賊者無論已官兵迎頭殺擊其衝鋒冒刃者皆吾精壯之民也官兵從後尾追則輿僞掩取者皆吾

老弱之民也其死者不知凡幾矣幸而乘閒得出守卡之勇坐營之兵盤而獲之以爲奇貨交致其罪冀邀厚賞非法拷掠多方指証草草教言卽行正法其死者又不知凡幾矣幸而解赴大營委官審訊而從賊日久放火殺人則罪在不赦問官惟守此函語以爲盡職黠者狡詞變易則死於刑愿者據實自陳又死於其幸生者皆歷幾死而後得之什百中僅一二也夫律坐喝令卽下手亦從未減何況被賊所逼事不由已而徒泥其迹不原其情風聲所布孰敢復出使賊益得藉口以鈐制吾民此從賊之心所以愈堅而賊之所以日多也今蒙 皇上施浩蕩之恩開三面之網蕩滌舊染與之更新伏讀 聖諭自

古惟聞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於吾民自相攻擊屠戮生靈朕



日夜哀憐幾至寢食俱廢百姓極困思安人勞思逸諒必一見  
恩旨翕然來歸欽此捧誦迴環無不感激泣下卽此數語已足  
以感天地之和而消邪沴之氣矣賊亦人也具有心腹腎腸亦  
當感動悔過何況被脅之良民哉惟是愚民目不識書膽黃遍  
貼賊中防守甚嚴一時未必周知卽知亦或未敢深信諭以空  
言不加示以實事之爲深切著明也伏求

勅諭各路領兵  
大臣於大營中預備大旗一面上書招撫難民四大字遇賊打  
仗以兵數百人守之另立於山之上或營之左右距營一牛里  
許其有投棄器械來奔旗下者悉不得殺賊方迎敵官兵不暇  
兼顧裹脅之民必相率歸來矣嚴飭守卡員弁兵勇自賊營逃  
出或被盤獲者無論是賊是民曾否放火殺人均不得擅殺送

交地方官問其姓氏里居願留者妥爲安插歸籍者酌量資送  
風聲傳布孰不求生卽或所放之人未必無一二真賊逃回賊  
營然賊旣生還則百姓更無死理在賊營之百姓無所疑慮益  
堅其回化之心乘閒歸者紛紛恐後矣此解散之一法也其有  
心地明白語言便捷者予以重賞令其招徠招出十人者給以  
十人之賞招出百人者給以百人之賞能殺賊縛賊來獻者更  
加優資如係賊之小頭目更爲得力唐李愬之平淮蔡宋岳飛  
之平楊公皆重用降將轉相鈎致賊心旣散賊黨旣離卽使一  
人不返不過失一真賊於事無關輕重若使一人成功則保全  
無數生靈於國家實有裨益此解散之又一法也抑某更有  
請者教匪及囑噲等執迷不悟非重懲之以威不能遽懷之以



德而被脅百姓受制於賊亦有欲歸不能之勢某三年軍營所見百姓逃回者皆在官兵打仗之日官兵大勝則逃出者甚多官兵小勝則逃出者亦少是勦而後可以成撫而勦必須兵力今兵力少精矣仍宜添派精兵慎擇良將勦撫並用奇正相生兼行堅壁清野之法百姓自相保聚使賊無人可裹無糧可掠旬日之間不特被裹百姓投出相繼即真賊亦鳥獸散矣有明鄖陽之白圭項忠先後擒斬劉千斤苗龍等數萬人而後原傑得以成撫治之功書云威克厥愛允濟非忍於用威乃所以成其愛也至各省情形微有不同教匪四川為多其裹脅川民亦眾今首逆陸續就誅賊勢漸形瓦解一加招撫來者必多是四川利用撫陝西習教者安嶺將軍山諸役雖殲殆盡逃入川境者不過一千餘人兩年以來川楚逆匪往來與漢商雜一帶沿途裹脅皆隨裹隨逃故賊中陝民頗少無可招撫是陝西利用勦至湖廣受鄉勇之利亦受鄉勇之害賊戮過甚勢不相容不特楚賊不敢回楚即楚民亦不敢回無所用其勦亦未易言撫其來歸者量為遷移方可相安無事是在地方大吏之隨時變通矣謹議



團練議

四川通志

方積

一每保正所管之地爲一團又合數保正或十數保正之地爲一大團每小團設立團長一二人或三四人無論紳士居民務須其人心地明白曉暢大義向來爲一方之仰望者始進議立不必拘定資格亦不得徇私妄舉其大團議立團總一二人或三四人總理各團之事所有大團團總須各團公舉後訪查明確當面驗試如果可以勝任再行給札飭辦 一團內團勇須年力精壯十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無論是否紳士之家有無田產均列名充當其外來流棍及團總團長素不認識者不得准充派定之後團總另造一冊某團長名下管領團勇若干開列姓名年齒呈送過硃以便不時親臨查點倘有違抗不願入



團出力者許團總團長指名具稟治罪 一每團製造紅邊黃布大旗一面上大書某團義勇團內派一強幹有膽力者遇有事之時執旗隨團總左右以爲眾人耳目有事之時各團勇隄繫號帶一根上亦寫某團義勇字樣 一賊匪詭詐百出常藉稱乞丐難民往來伺探團內務須嚴加盤查如見有面生可疑之人立即協力拏送究治如有別處攜眷搬入團內者亦須問明來歷或有人認識方准入團居住 一團內製造軍火器械修卡挖濠一應費用著團總團長協同保正向花戶勸輸但須就其力量秉公勸捐既不得徇私勒索亦不許任其違抗務使眾心咸服如團總團長保正稍有挾嫌勒索等事亦經花戶告發定即從重治罪加倍罰追 一團內人家凡有防夜烏鎗素

習施放者即多備繩藥砂子圍成一隊或另製營鎗更妙所用鋼矛刀刃頭長一尺餘桿長八尺堅硬木料裝釘結實其餘叉耙劍戟如有素習熟慣者各隨武藝所長備用團成一隊 一團內有武藝精強之人據實報縣派令傳習教演各團團勇公議月費以酬其勞 一各團相距在二十里內外者每議一定期於附近要隘處所齊集會哨或施放鎗礮演試武藝既足以壯聲勢並可使賊匪聞風遠遁彼此認識又得互相聯絡方不失守望相助之義 一每團須設有膽力熟道路之健足探報四名輪流走探如賊人在一二百里之內即須去探以便早爲預備賊人若將臨境團總團長一面即率團勇赴卡堵禦如有三人家以一人居守二人赴卡其有借故躲延者即以軍法



從事一面飛報別團別團總團長迅即一面嚴守木卡一面抽撥團勇各隨帶器械口糧前往援助如有觀望遲緩誤事者即將該團總團長照軍法從重治罪 一團內地方須看明要隘處所或山梁或舊寨擇其易於守禦之地築卡挖濠安設鎗礮如探有賊匪臨境團總團長即帶領團勇在卡堵截既有大卡深濠不但人人膽壯易於堵截即賊匪亦不敢輕易來撲每卡須用二三千人卡牆須高四尺厚二尺濠深八尺寬八尺四面安吊橋方為合式 一立團雖各處分設而有事之時附近幾團務須彼此救護如別團團勇現在與賊抵敵其附近各團一經聞信即須派人帶領團勇前往幫同堵截同心保護前卡賊匪既不能過後卡亦可保無虞如有各保自誤大事者定照

軍法從事 一倘或有事之時團勇日夜守卡瞭望協力堵禦至夜間伏路巡更尤為緊要必須輪流派撥以均勞逸如有推諉偷安及虛應故事不用心出力者團總團長稽查稟究 一賊匪所到之處先以放火與大聲呼譟驚人凡有火起即當整頓堵禦不可驚慌退避如聞聲譟亦不可膽怯違者軍法從事 一團總團長奉行巡查派撥傳習教演及一切堵禦要務敢有藉端需索通同舞弊擾累居民團勇者立行拏究追給領牌仍倍罰不貸 一縣令製就令旗信籤每團發一式樣如有事之時即以令旗信籤傳調某團該團總團長即率團勇依限飛馳照信籤指定處所齊集聽候派遣敢有延誤者照軍法從事 一各團距賊遠近不一必須與縣署聲息相通方可隨事緩



急酌量辦理每大團各擇一明白曉事之人常住本城凡有團內應行之事隨時稟明核奪 一團規立定之後凡團內舊有居民即不得任其搬徙如有違抗搬移以致搖惑人心者定將家產房屋一并入官作為地方公用

禦賊議

禮萃

方。今。之。患。營。空。倉。空。庫。空。然。轉。其。空。而。實。之。蓋。有。道。存。焉。奸。匪。之。徒。矚。此。三。空。恣。行。搶。劫。所。過。村。寨。居。民。奔。逃。無。敢。堵。禦。之。者。使。所。過。一。處。即。空。一。處。不。早。為。之。所。其。空。益。深。事。不。可。為。蓋。三。空。之。患。猶。恃。有。民。固。其。民。不。至。於。奔。逃。使。之。各。自。為。守。在。於。檄。行。州。縣。紳。民。保。甲。團。集。鄉。勇。凡。民。之。逃。生。於。畏。賊。一。人。逃。羣。從。而。逃。棄。其。家。室。老。幼。蓄。積。賊。得。據。之。以。恣。其。擄。掠。淫。殺。故。賊。愈。張。而。愈。多。遂。至。於。不。可。制。今。固。結。居。民。民。有。所。恃。不。至。於。畏。賊。各。顧。其。室。家。老。幼。蓄。積。齊。力。出。而。禦。賊。賊。聞。之。必。不。敢。來。攻。蓋。攻。難。於。守。城。堡。之。守。以。高。臨。下。村。寨。之。守。以。逸。待。勞。故。守。者。之。一。可。以。敵。攻。者。之。百。凡。城。池。以。官。吏。領。之。以。士。民。佐。之。村。寨。以。



士民之有身家智略者領之各率其子弟年少豪勇以佐之賊必不敢入故由保甲集鄉勇得寓兵於農守望相助之遺意不假力於營不待饟於倉不仰給於庫各自爲守不仰於官而賊不能擾轉其空而實之此不易之道也此事之行或疑其驚惶百姓夫百姓驚惶由於無所倚恃故聞賊卽驚賊至卽逃今使四鄉之民各恃其村堡都會市井之民各恃其城郭關廂不畏賊而怒賊且同心其憤以攻賊正所以安集百姓使其有定心也固民卽能任地任地卽能生財此相因之道民心既固不至奔逃耕於野爲農民聚於堡爲鄉勇則民皆兵也民不散而地不荒耕種如故而糧有自出是倉不空也丁地之銀廠鹽之額舉皆如舊是庫不空也去三害而獲三利出一紙通行文書可

以收實效矣蓋爲政之道憲府總其大州縣任其成故地方有事責成於州縣州縣雖曰親民亦不能以一身獨爲也必分之士民書役鄉保以共襄其成夫獲一案有賞失一盜有罰處分皆歸於州縣故州縣莫不盡力竊強黨少則曰盜奸匪成羣則曰賊然總之皆盜也責成於州縣非難辦者也漢時渤海賊起龔遂爲守單車到官賊卽解散并剽叛殺太守朝議棄之杜欽說王鳳遣任職太守往於是以陳立爲守卽便誅平古來如此比者甚多故成功多由於守令凡吏民之變且選州縣夙有威望爲夷民所信服者鎮撫之庶幾收龔遂陳立之效亦一策也至於守禦之備細謹陳敷條於左

一檄行州縣轉行民間申明保甲團集鄉勇保護村寨



一村寨隨其大小各推士民爲長各率丁壯爲鄉勇一切耕作生理仍照其常有警則圍集守禦其守禦有效則計功獎賞著地方官詳明或給頂帶或給匾額以示鼓勵

一守禦器具須簡便易辦半兼乎農器耨鋤棘矜皆足以爲守禦之資鋤刀斧之類農家所盡有者去短柄用長柄卽可以守禦去長柄用短柄仍爲農器日本國兵以長竹竿著小斧頭如牆而進鋒銳莫當鄱饒之民械鬪以長貓竹削其梢入桐油鍋煮之比鎗刀更利鳳類間械鬪用齊眉棍先有炒石灰裝入鴨蛋殼人懷一枚就敵先拋蛋殼烟霧迷空然後用棍進擊先據上風拋蛋無不勝者又用長竹竿紫深刺把於竿頭謂之狼牙筭亦輕便可使此皆不大費錢而易辦者也尤莫便於飛石

卽童子飛墮礮之戲可臂之功能可數丈高且遠至百步二百步士老相傳楊林未裁併時尙爲縣有賊至民皆搬避令某止之曰避非計也丁壯能走矣老弱能盡攜之走乎男能走矣婦女能盡隨之走乎銀鈔能帶而走矣穀米牲畜一切能盡帶以走乎與其盡遺於盜至於出無所依歸無所室終不免於死曷若同心致死以禦賊賊退而家室可完吾當率先爲汝禦乃教其民用飛石之法每五百人爲一掛飛石子擊之賊驚以爲天下神石也遂逃遁論功陞布政使此法尤便之至於早晚閉空時練而習之以當戲具尤少年所不厭者

一村寨各居民門口宜築矮牆狹巷僅容一人進出明正德間山東盜起許忠節公達爲某縣用此法教其民但以一人持短



刀守之門盡開而賊不敢入村村皆然賊無所利奔他縣擄掠公以功陞副使此皆先事預防且易爲辦者也卽守城之法先於水邊路日多築牛馬牆防其衝突毋使近城而城外之關廂街市可保蓋防守之道遠先在於四鄰近則在於四境至於入境已大張惶至於薄城喪失尤不可計矣許公令民沿門築牆蓋亦守城之法變化用之者也

一守禦城池其法亦如村寨而尤易爲力大府州縣居戶百萬數十萬十萬卽次而中下且數萬卽小而至極亦敵一村寨且數百戶戶出一人禦賊已爲數不可紀極爲地方官者但使其團聚不至於離散則保境禦盜原所不難上年設炒麵廠之法甚多官不費而大濟於民艱則知此地衿士父兄之可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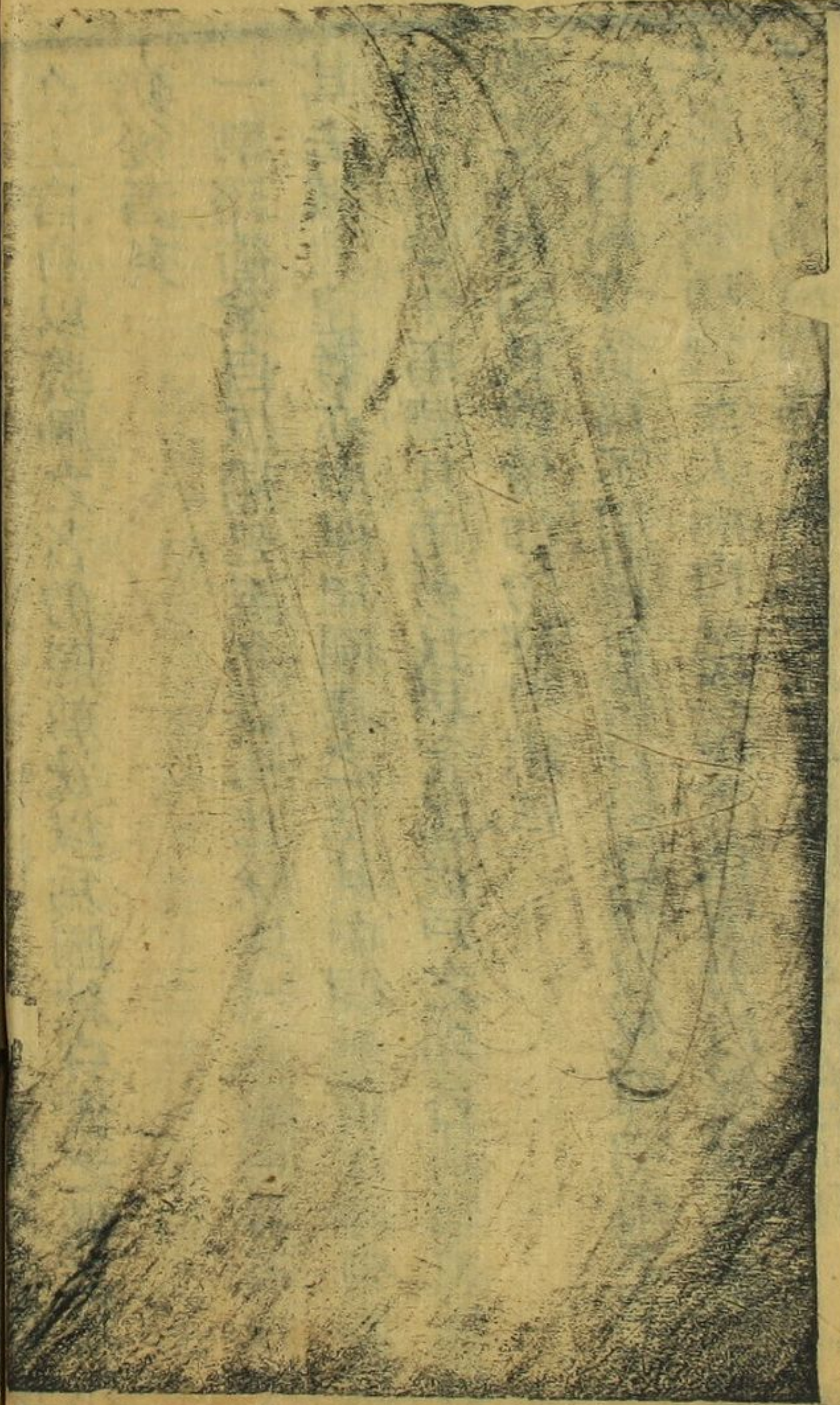
在上官有以獎勵之者仍照前法以爲團練守禦之備當無不樂從者矣

一驛路衝塗自板橋起至亦資孔止除依城池爲固者不計外其去城池遠者亦申保甲團練之法其中間馳道兩頭有關廂口口外築牛馬牆其兩旁民居客居後戶之外各築牆連接包裹之自爲固其餘皆如防守村寨法

一民自爲守貧富不同量貧富者出資力以保障鄉邦不至於失散其爲功德至大而自巳之身家藉眾力以保護不至全爲拋棄而齋盜糧爲已爲人交受其利是在互相勸諭耳

一此事督率在地方官有功奏陞加銜其失陷村寨計過照例治罪





守禦後議

檀萃

鄉勇者民兵也異於官兵官兵廩於官其添設良難民兵因于民其團之最易故行之於古而效行之於今而亦效者良以其易也唐馬燧鎮太原募廝役教千教之戰數月遂成精卒居一年廣場羅兵教萬威震北方李抱貞鎮澤潞三丁編一蠲其租徭給之弓矢三年皆為精兵二萬不廩於官庫兵雄為諸軍冠李德裕帥蜀立雄邊子弟總十二軍威聲震於西南此皆承哀弱困傲踈躡之後棘手難為而轉弱為強曾不旋踵惟取諸其鄉以本地之民守本地之險故見功易耳然猶須募練也其不待募練者莫如民自相與為兵南唐淮北與周接壤世宗侵唐已舉江北而小民相與聚山頭立堡壁以農器為兵以楛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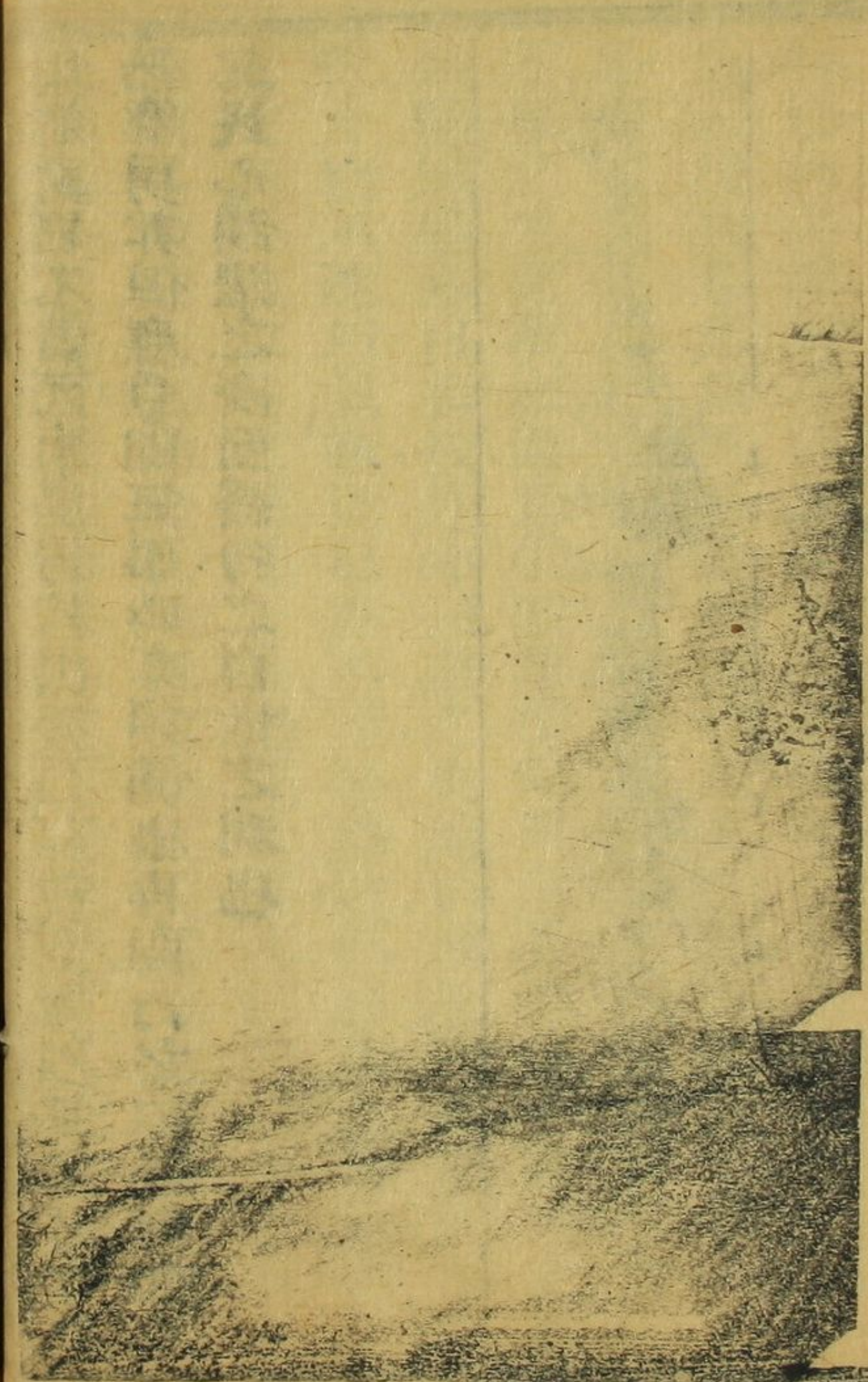
甲周師屢爲所敗唐地多爲所復當時謂之白甲軍豈待上之募練乎宋之河北西路被邊州軍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帶弓而鉏佩劍而樵出入山阪飲食長技與敵國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有驚擊鼓立救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顧親戚墳墓人自爲戰敵深畏之況盜賊烏合乎故羅大經論民兵之利謂張魏公帥川陝令挑選強壯以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不半月得兵二十萬陳福公獻民兵之策兩淮以用其法荆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兩淮山寨萬弩手率有功丙寅敵圍安襄分居郡兵與湖北義勇往救兵潰鈔略甚於寇戎而義勇隨帥進退不犯秋毫無顧其室家門戶也故民兵勝於官兵此皆行之古而效

者也其行之今而效者是則湖北孝感之用鄉勇乎牛生會試歸言往來出孝感其鄉人沈君琦上年署孝感聞寇警大修城集鄉勇賊至營於胡家寨眾二三萬鄉勇僅五千禦賊賊不敢出會官兵二千至共擊之賊盡殲他賊聞之盡迸於西不復東上自安陸德安下暨黃州數郡安堵無虞自是漢口武昌皆效孝感漢口有鄉勇三千武昌有鄉勇五千皆恃以無恐襄河船幫亦有鄉勇卽以水手充之生於臘底到沈公署住二十日親見士民感戴眾志成城屹然金湯之固行至漢口街衢熱鬧如故武昌亦自帖然又言掃滅胡家寨賊無一賊得脫僅遺婦女弱口收禁提聞時官兵猶有殺傷鄉勇竟鈔折損鄉約保正各領所統之鄉勇所執器械惟刀與長鏢衣掛刺鄉勇字皆自備



不煩於官官但鼓舞獎勵之卽大收其功故論功賜以頂帶某馬牌子力戰加之六品銜所以人心踴躍爭爲出力今若照孝感已行之例只在傳集紳士耆老四鄉之頭人面加獎諭多出告示以鼓勵之當無不濟者矣沈公在孝感甚得民心事平後新令至民不受以爲吾公全吾城保救萬生靈苟去吾公吾等卽爲之死究莫之敢奪仍視事率常又念吾公清苦競餽之雖菜傭線媪亦日有投是知州縣之吏能清廉卽得民共爲守禦上官不能以勢奪而已亦不至於獨貧此皆事之可風者某家皖黃間感沈公之保障一方過絕教匪不敢蔓延於江北淮南數千里之地其功至大而吾家鄉之受賜尤深故表明其事共率此行之使知其成事易而見功速耳爲三空之患故議團集鄉勇官不費而事易行若出於召募費空難以爲給必中止然鄉勇非但應急卽無事時亦須備也再商行之以爲何如乘此民心踴躍之際而終行之百世之利也





應未堂安民勦匪事宜書後

周錫溥

予始與君偕令甘省既君遷知肅州以失察私玉案解肅州任  
 從戎刑部閩勞績上聞 賜翎優異遂擢牧吾郴州入 覲  
 時 天子以君在軍中久 令軍機大臣咨問勦撫教匪  
 事宜君條對皆稱 旨予受而讀之竊嘆其言之有關於  
 國家本註而非苟焉以談兵者教匪之亂初若么麼而勞師者  
 至六七年其故何也蓋染日久則徒孽多教習於邪則不能以  
 速化其行不由驛路而善走巴叢漢棧之險則不便於官軍之  
 進止其嘯聚無定所而抄掠無常處則不能以指劃而必得之  
 又所過之地燔廬舍殲老弱而俘其丁壯以為前行撲之愈增  
 掩之愈幻雖假息片時實從古未有之猾賊也伏讀 諭旨



有曰自古但聞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於吾民自是宵脇從寬  
首告所生不翅數十萬人而賊不足平矣君在軍中知其如此  
故先敬紀 聖訓之煌煌者而後書思以對夫賊氛未靖議  
者方欲增兵益餉務窮根株以釋 九重宵旰之塵君獨謂  
賊不可以兵靖而欲寓無形之兵於民間雖若可行而賊之稽  
誅不已久乎民之不安不愈甚乎竊嘗伏而思之兵可以一用  
者也既為賊故而暴師數年則利害之故必有所歸 國家休  
養生息百六十年禮樂政教彌際寰宇楚蜀內地豈有從亂如  
此之多者哉蓋田賦首驅脅而然而賊所蹂躪各邨塢亦即官  
軍追勦截殺震驚驛驛之處民不知為官軍而以為賊也則弱  
者奔竄强者抵拒官兵亦不知為民而以為賊也則斬艾之以

倖首功其間道路回遠裨將四出甚至逐賊不得而選戮良善  
目為匪黨策獲叩破萬口吞聲雖閫帥之節制有不必行而明  
允之士師有不能詰也蓋由兵與民分而民與賊反不分其究  
也反使賊首藉以布德於民而招之入伍遂以積其猖獗之勢  
且非獨於民不利也賊積久愈猾而官軍之由徵調至者非皆  
技精慣戰之人以不精之旅當狂狡之寇急之則彼致其死緩  
之則逸而他出因循牽掣決日累舍而不得休息而我之兵疲  
矣軍中賞載擅裏之資雖例支國帑而所經澗谷險阨車顛馬  
踣風雨燥濕之不時丁夫運送守候之無期輾轉虛耗官不能  
償而派之於民民又不能應而轉墊於官而官與民俱做矣其  
於國計皆非便也漢時龔遂治渤海張綱治廣陵虞詡為朝歌



唐元和申用張喬祝良爲牧守而南蠻徼外皆平由是言之古者兵多用其土著之民而將半出於循良之吏豈謂其時無籍畧長材而期門伏飛之非勁旅哉益水火皆有益於人並處則相爭手足雖各異其用同體則均患故將不外選兵不他索所以私之於一體而精臂指之用也今守令雖不皆循良而近賊之區戶版凋零未有不思拊循者田野荒頓未有不思墾復者練本營之卒以捍賊教各鄉之壯丁以益兵彼皆有室家妻子之戀未有不致死力者吏復以時稽其勤能第其上下功敘賞卹之等官發於功而兵民競於賞合異體之私以成同體之功賊何所容乎況又得其人其視用兵之效豈可以道里計哉君又言州縣之備賊者每處酌撥不過三萬兩歲省鉅億可以

節大農之虛糜糧員不設輓輸不用發驥僱夫之事以次停止可以息閭閻之徭役還將於營實兵於邊馴鄉勇於田里規條畧具皆關本計當賊倡亂時民習於承平宴安猝然遇之束手待盡非整軍奮武誠無以禦賊鋒之暴而繫望救者之心國威旣宣民力亦紉而兵遂有偏重之漸善仕國者知本末之不可強齊使重常在民輕常在兵則民氣伸而賊不足以爲患夫民猶元氣也賊猶疾疢也兵者以毒攻毒之藥石也當暝眩之後而思調攝之方未有如寓兵之善者也自去年來川陝湖北告捷疊疊自是止徵調之兵而軍中舊卒亦間有裁撤惟勦撫事宜受成關帥羣策羣力而各奏凱焉此則用兵奇正變化之術不主故常 睿慮精詳有非臣下管蠶之所能臆度者然以



皇朝經世文編 卷八十九 正  
聰明天直之聖猶博採羣言以及於君雖古之懸報設鐸  
有所不逮即安知君之所陳不有一二言足以備夫 宸衷  
之省覽耶予養拙山中未知君之言有當於機宜否特以兵民  
合一之理正 國家安養之本圖因謹書其後云

應君之議亦墜壁清野團練鄉勇之意而欲盡撤官兵則書  
生習氣主持太過故書後亦有微詞而其前半言官兵驅民  
從賊之弊則至為痛切云

與顏侍郎論教匪書

趙希璜

李靖為布衣時謁楊越公曰方今多事之時足下不宜裾見國  
士越公啟容謝之足下銜 天子命遠守邊圉川陝教匪日  
有窺伺豫東之意正足下延攬國士之秋講求武備因材器使  
茲茲豫將屆兩月未審謀略之士為誰技勇之夫為誰想足下  
鴻才大略布置周詳必有以上慰 宸衷者希璜待罪中州  
十有一載目擊時艱心神慘怵不忍不向足下詳言之一曰邊  
防宜扼要也豫省最要者鄧州浙川內鄉盧氏四州縣耳其餘  
次要之區亦不過四五合一州一縣之民足以扼其要言即慎  
選一州一縣之官足以得其要領夫守令親民下構易於上達  
今賊曰官逼民反民則曰兵甚於賊官既能逼民反是官亦能



使民不反兵既更甚於賊是制賊無需乎兵則不如仍寓兵於農恤選守令堅壁清野各守一州一縣之足以制賊也然欲堅壁清野之說者類皆迂闊不經無裨實用則所謂壁者非壁何可言堅既無堅壁何可清野夫所謂壁者即以一州一縣之城池而論也一州一縣之城池即豫東九十餘州縣之扼要也一日江防宜嚴密也夫十圍五攻志載之矣今以少制眾所恃者惟防江鄉勇類皆游手烏合之眾緩急果足恃乎是宜仿甬道之式令防江鄉勇於無事之時運石運土凡可偷渡之處多築甬道既足以自衛亦足以拒賊人窺伺所謂守者自逸而攻者自勞也一日糧儲宜預畫也夫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遠輸則百姓貧賁賣則百姓財竭故智將

務食於敵食敵一鐘當吾二十鐘今以萬人之食每月不過三千石萬人之餉每月不過三萬兩誠能於鄧浙內盧四州縣各儲糧六千石銀三萬兩以備不虞賊至則堅壁守之俾野無可掠賊懈則悉萬人敵之使退無可據不出旬月勢必解散其餘次要州縣半其儲蓄以待轉運斯無遠輸之煩而收賤買之效矣若夫臨機制勝變化因心縱反問者善用亡命養壯士者不惜重賞是固足下思之爛熟者也



再論川楚兵事書

趙希璜

今之川楚亂民固赤子弄兵於潢池中耳欲其急平而轉緩者何也按龔遂傳載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召見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瑣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毋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至勃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捕逐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勃海又多劫略



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  
又後漢書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攻象林縣交阯刺史  
樊演發交阯九真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  
府會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爲所  
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以爲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  
屬問其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  
事中郎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郡盜賊繫結不  
散武陵南郡蠻夷未緝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  
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  
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上溫暑加有瘴氣致死  
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

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  
百日乃到計人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  
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眾旣不  
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  
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尙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  
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  
曰虜來尙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  
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  
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其住交阯今  
日南兵單無穀守旣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依交  
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



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尙爲雲中守哀帝卽拜龔舍爲太山太守宜卽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喬至開示慰誘並卽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策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又康熙十二年范承謨疏請興兵屯糧云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皆於軍興旁午之秋舉行士卒屯糧之法悉獲成效我朝興屯之法寓諸墾荒一行於招民墾墾一行於安插投誠獨兵屯未聞肇舉蓋因坐食驕卒一旦率作南自食其力永無糧糗之望所以畏憚不行查從前墾荒之民例以六年起科則此屯漣之兵亦宜俟之正之後始裁其餉仍

於旱澇之年倍加賑恤是兵旣獲六年之現餉復得田畝之收穫又不憂意外之災荒誰不願興屯乎臣謂興屯更有五便兵之需餉必取於民司農仰屋守牧催科民髓日枯財源日耗矣而披堅執銳之卒率皆鷙悍不馴無恒產以繫屬其心則渙而難固無操作以勞瘁其力則惰而圖安無生計以寬其日用則庚癸時呼惟是兵屯之法行將見金錢可省國用恒足便一也追呼不迫兵漸休息便二也防卒變爲土著堅門戶固藩籬便三也有事則戰無事則耕進可攻退可守便四也兵皆溫飽分爲臂指聯爲心膂消戢反側便五也至於地方有不盡宜於屯者臣謂又當因時而制宜屯可行於一處卽一處受利屯可行於數處卽數處受利屯得一兵卽省一兵之餉屯得數十百



千之兵。卽省數十百千兵之餉。兵法云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非虛語也。誠能取龔遂勝之安之之說。以治川楚之亂。民取李固七不可之說。以選川楚之守令。取范承謨五便之說。以重川楚之逆產。庶不致賊與民習。民與兵仇。而收拯民於水火之實效乎。

擬平楚萬言策 康熙十一年

徐旭旦

世祖奄有九有。據一統之鴻圖。我 皇上從而光大十餘年。來民無風鶴之驚。野無澤鴻之歎。成康文景之盛。將復見於今日矣。不意負 恩逆臣抗 命。反叛分據土地。囚困人民。雖 朝廷德教。暫時而阻。指日可以蕩平。第未免勞我兵。驚我民。而傷我財耳。夫使諸賊萌亂之始。翕然亡命而來。當是時。城池未修。兵甲未備。將卒未訓練。設也。彼借我之兵。植資我之夫。馬用我之糧。草藏形隱跡。長驅深入。所到之處。不待攻擊。可得也。而賊知天心眷顧我 清。民心愛戴我 主。且禁旅精銳。足以外援。而有餘。內帑充盈。足以支給。而未乏。彼卽易於得其地。勢必難於久守。不過擄掠遁去。吾可以邀擊其歸。賊知之而



其附近一二易取者以示其威隨即固守要害訓養屯積爲自  
衛而後攻人之計時而來也或勝不前或勝反退乃誘我兵而  
勞我耳或忽然攻此地或忽然攻彼地乃分我兵而勞我耳或  
倚山誘敵或傍水進攻乃欺我兵而勞我耳吾欲進攻彼有險  
可恃坐而待戰彼又不來久而久之兵漸疲矣民漸窮矣財漸  
竭矣設有水旱之患內亂必生將若之何哉幸賴 祖宗  
之靈天心之順連歲豐亨盜賊不起俾 朝廷得以併九州之  
力討此叛逆也但兵已疲民已窮財已竭若於此時而不急爲  
之計將來之患有不可言者矣何則今日之弊諸事皆有名而  
無實策今日之利者惟有因名以責實而已我 皇上遣禁

旅以外撝宜乎 天戈所指無敵不摧何故以如熊如罷之師  
攻此羣醜而損折甚多也蓋千里趨戰兵法所忌百里餽餉師  
不宿飽寇起不測而乞師於數千里之外以數千里以外之師  
越山渡水披星戴月赴此卒然不測之寇決機正在須臾恃敵  
乃在旬日之遠其勢已不相及況往來道路火速救援奔馳勞  
苦莫此爲甚我 皇上慮此奔馳勞苦之兵不足以進取凡  
遇陷敵之時休養是 諭非畏敵也愛兵以期必勝 聖  
人臨事而懼之意耳無如兵視敵爲兒戲一傾錢糧不自養不  
養馬而養婦人將 朝廷餉銀使人見之薰心熾欲此等隱奸  
甚於顯盜既下害百姓之婦女又上耗三軍之錢糧况行伍之  
中有婦不揚而奔馳勞苦者之精力何堪此暗裏消磨耶母怪



乎兵不壯而馬不騰此一弊也兵之所恃者器械耳當初出兵之時干戈非不齊整甲冑非不鮮明年餘以來風雨淋漓血汗浸漬壞者居其半日涉月渡人困馬斃棄者居其半將不察所用之不堪兵止求有器之應數人見其披甲戴冑也實無異赤身露頂之去人見其稱戈比干也實無殊執挺持竿之眾嗟乎以酒色虛弱之徒騎皮骨僅存之馬而執頑鈍不堪之器欲期其百戰而百勝也不亦難乎此一弊也從來募兵思得一兵之用乃不虛此一兵之餉今綠旗新募之士不問老弱不問病怯不問短小投者一槩收錄千百之中竟無一強健之卒夫既係老弱病怯短小無用之人加之王將者非將兵之材所教者非旗鼓之節兵無勇敢之氣將無訓練之方一旦驅之衝鋒破

敵惟伸頸待戮而已不獨徒害愚民兼且挫我之國武何爲乎徒糜有用之金錢而募此無用之兵哉此一弊也應募之兵大都游手無賴之民平日之負債無窮新募之廩給有限法當於招募之時卽申嚴禁之諭凡應募之兵從前逋欠私債刻下不許強人索討如是則應募者必多而天下之窮民何莫非我之富兵乎不然以朝廷之錢糧而下代窮兵完私債欲望其器械精良衣甲齊整必不可得之數矣此一弊也江湖之上安瀾無虞者賴我之水戰備耳我國家自海氛揚波以來防守之具無不畢備以十餘年禦海之舟楫分而攻之小醜宜乎其有濟也但去歲調發救援之沙船雨浸日暴板爛桅折朽壞不堪任事者宜早命江南地方豫造以防軍用可也江南地方安堵



皇朝經世文編 卷八十九 兵政  
如故百姓樂業如故商賈往來如故且也匠出如此木集如此釘藤等件無不充裕如此若舍此而他求正恐匠非其匠木非其木釘藤等件皆非豫備必難告厥成功此一弊也兵以練而始熟熟乃精精乃勇勇乃勝馬步皆然水師爲甚故開蓬駕舵必須素習水性者而水師之兵尤必挑選勁卒寢處舟中先使之坐臥得寧然後站立漸定久則張弓試銃施展如意使士卒在舟無異於在地庶可飛帆直擣賊窠也今之沙船名號水師非步卒卽馬兵除江南調來者之外總無一慣習水性者故一遇風波蕩擊手足無措矣嗟乎如此水營徒費朝廷之錢糧而糜朝廷之工料無濟也此一弊也若夫用兵之道莫大於賞罰賞及無功不足以勸罰失有罪不足以懲興兵至今官之

無功當罷者仍然尙居原職三軍見其如此誰肯用命違誤軍需棄城失機者或暫貶而卽遷或待罪而依舊三軍見其如此誰肯立功此一弊也我皇上用將甚急求將甚殷然陞用一將偏裨未必服其略士卒未必服其智逆賊未必服其威今天下受我朝廷雨露之恩已三十年豈無勇智之士願效力於皇家者哉第豪傑之人限以下位而不得用智略之英短於弓馬而不節用恬退之士恥於援引而不顯用所以求將雖殷而名將未應者以皇上求將之路太狹也此一弊也我國家以戰守之權專責將士而守令不任焉夫守令或不取上參帷幄之籌而實有司守城池之責法宜責將士戰而守令守蓋勢與民親近而情能使民者守令也今爲兵者一而爲



民者萬奈何以戰守而並責之將士乎故守令勤則糧餉自不  
乏守令果則探哨自不誤守令警則好細自不容守令仁則鄉  
兵自爲用若徒以戰守之責責將士而不以守之之責責守令  
是守不固而安望其戰有功乎獨駭夫今之爲守者身任民  
社之寄全無擔當之能如遇一事守令分所能爲者必然詳  
士請不曰恭候憲裁卽曰專候定奪非兩可之請卽游移之詞  
瞻前顧後借端推委嗟乎是皆守令自愛其功名之過抑責成  
守令者之過耳此一弊也我 皇上見滿漢名分而勤

王則一特頒

令旨凡一應漢兵有功同於旗下陞賞立法

固已至公矣但臨陣之時卑者居先而叙功之日又卑者居後  
宜志士之裹足不前也倘詔爵也以功叙功也不以爵則豪傑

之氣平而功名之士知奮矣如將不擇人而以官爲次第叙不

因功而以官爲後先豈取勝之道乎此一弊也有此十弊毋怪

乎其有進兵之名而無進兵之實矣我 皇上廣愛民之心

而允緩徵之請休好生之德而復理刑之職念小民之脂膏已

盡凡一草一豆一匠一夫總不忍下取於民間他如差撫民之

官禁擾民之政百姓可以叩 帝室而言情儒生可以伏

牝闕而獻策無非我 皇上欲周知民隱曲體民情加惠元

元之 聖意也奈奉行不謹或剝民以自利或借公以行私

上之所禁者加派而近日之加派益巧上之所禁者耗增而近

日之耗增益重上之所禁者胥役作奸而近日之胥役作奸益

橫嗟乎 朝廷有薄賦之名而下之所受反得其貧小民有竭

皇朝經世文編 卷八十九 兵戎勦讎 卷八十九 兵戎勦讎



皇朝經世文編 卷八十一 刑部 盜 刑部 盜  
澤之苦而國之所得者反無其實此一弊也刑者不得已而用  
之逢此奸宄易生之際用竟爾易於見惠用猛亦不覺其太嚴  
惟其當而已是以振牽宜察合沙宜詳勿使報怨者借隙以快  
心詐騙者借端以挾利庶良善可安而奸宄可懲耳如錢神有  
靈者卽犯不赦之條而猶得以苟免窮民無告者卽罹無辜之  
冤而莫望其代伸其拂我 皇上體天好生之心也此一弊  
也盜案一節在今日尤當急講近時之盜或由於有司畏功令  
而匿之者有之或由於有司玩功令而忽之者有之或由於有  
司憚參罰而隱盜爲良者有之或由於有司冀開復而誣良爲  
盜者有之問其實心代失盜之家以緝獲者乎無有也問有不  
借失盜之名以擾失盜之家者乎無有也嗟乎盜未緝而民先

受擾民受擾而民又將爲盜斯時何時獨不計及外寇方橫內  
患易生也獨不計及小盜不除大盜易起也防微杜漸之道固  
如是乎此一弊也且也設兵原以禦盜今兵不能禦盜而且  
時爲盜民之苦兵甚於苦盜盜可緝而兵之爲盜不可緝也若  
以爲武弁縱兵爲盜也抑利其分贓而縱其爲盜乎抑懼其驕  
悍而縱其爲盜乎抑因當急於用兵之秋而縱其爲盜乎不然  
果何爲而代其隱匿耶嗟乎民爲盜人得而緝之兵爲盜人不  
得而緝之民爲窩人得以稽查之兵爲窩人不得以窺測之矣  
此一弊也人家僮僕自用價買否則祖父遺留曾配妻室豢養  
日久主僕之分昭然在人耳目間近有好猶之徒或因主家空  
乏或因主事繁難或受主人一時之氣或報主人平日之讎盜



去主物逃入行伍以爲進身之由於是勾引兵丁滿漢莫分將  
卒莫辨帶刀乘馬耀武揚威而至主家索其文契挈其妻子劫  
奪其財而凌辱其主嗟乎此無異乎曰日行掠之盜矣而鄰里  
莫敢救鄉保莫敢報文官莫敢問武職莫敢詢叛逆如斯其風  
將日長矣此一弊也隨征官員有如軍前候補者有如待罪立  
功者然既曰隨征宜乎從將帥之左右聽其差遣胡爲乎遠避  
千百里之外耶且隨征者既無地方之任又無官守之拘既無  
考成之責又無參罰之加所以得大放蕩於市井間也甚有假  
稱隨征名色串同土棍生事擾良者此一弊也有此六弊毋怪  
乎其有安民之名而無安民之實矣我國家自去春用兵以  
來日費金錢不知凡幾正供不足 朝廷已發內帑以濟之然

內帑之所藏者有限而三軍之所用者無窮豈能繼此不竭哉  
若於此時而不講生之道節之之方竊慮不復能爲終歲之  
支給矣但議理財於今日亦難也以言乎開寶鈔難行也賦役  
難加也是開之無可開矣開之無可開而欲開則是縉錢間架  
之必征而非 仁君愛民之良法以言乎節織造已停也浮  
費已裁也是節之無可節矣節之無可節而欲節則是匪頒竊  
米之盡去又豈 聖主惠下之盛心且亦無補於財之不足  
也此 朝廷之上計議再三莫如廣開功名之例蓋此例一廣  
不獨可以佐正供之所不足兼可使奇才異能之士速於見長  
法至善也然當於省例之中而行舉例之方於常例之內而神  
破例之法果有財足以供軍需者即本省現用幾人以爲鼓舞



之餌果材足以經邦國者即隨其材而顯揚之以先俊傑之倡  
如此庶富商大賈之財咸樂輸於我 若而一材一藝之士  
皆願效於 朝廷矣若徒循例以為例將何以鼓舞天下也哉  
此一弊也古之名將兩國相敵止盤奸緝究不阻商貨往來以  
我有餘易我不足便商便國之道也近日賊地之貨不知若處  
而來我地之貨不知若處而往嗟乎此皆守口之兵假盤結禁  
絕之名濟其賣放得財之術逢商民則生情詐索遇奸細反受  
賄縱容商之貨兵通之耳若於商貨潛通之要口設一將一官  
以守之凡一應軍需毋許出境各貨任其往來往者上稅幾何  
來者上稅幾何止令其貨之往來而不許其人之往來可也如  
是而商稅亦可以小助軍供之萬一不然能防於此而不能防

於彼商之貨利徒歸於兵而賊之地利借通於商矣此一弊也  
天下之財取於商以資 國用者莫如關與鹽關鹽利中天下  
也乃近日之關商賈既少於往時鈔稅自減於常例加之隨征  
員役謀得一批一牌討關而過不知其何官何職不知其是滿  
是漢不知其已用未用不知其公行私行交通奸棍包攬民船  
搶載客貨不惟分毫關稅不納如斯情弊殊非 朝廷設關差  
官之體通商裕 國之道也此一弊也至於鹽務之弊種類甚  
繁大約收使用公夾帶加重砒其大端也然當此軍需緊急之  
秋我 皇上准鹽臣之請行改折之法因地銷引愛商之心  
至矣乃上有改折之名下無改折之實收使用公夾帶加重砒  
更甚於往時嗟乎此等情弊昔日 朝廷之上言臣已陳之小



商亦叩關以告之但未毅然革去其弊耳倘果能清查其弊足可以上佐國家一年之兵餉如以為弊久難除也朝廷未始不可以分商之利即以楚地而論如湖南等處為賊割據鹽引難銷改折之尤宜矣而湖北地方大兵雲集不知多幾千萬人軍前食鹽猶不仰給於商家何也昔有餉鹽之例今何不倣而行之乎此一弊也贓贖者法外之仁抑不得已之意而入之於官耳乃為民上者逢人爭訟視為奇貨可居先得長夫之例而後因情問理以曲為直以是為非援引新律擬成罪贖嗟乎以國家之律令潤自己之囊橐一分報部數分入私欺隱尚不知幾許也其餘又皆紙上之虛名已矣此一弊也採買軍需至緊急之務也奚為平商賈之業竟以採買名之而採買為

之耶營一採買之批而為網利之行本省之所產而鬻之外省者採買者鬻之耳民不得而鬻之也外省之所有而利本省之所無者採買者利之耳民不得而利之也大而鹽穀小而雞豚何莫非為採買者之所壟斷而舟子腳夫行頭小民無一不受其害嗟乎人第知採買者之害民已耳不知害民即以害國矣此一弊也他如錢法宜講也銀七錢三之令何以不頒之於軍伍之中屯田宜舉也足食強兵之策何以不行之於久守之地有此八弊無怪乎其有理財之名而無理財之實矣進兵之有名無實也如此安民之有名無實也如此理財之有名無實也如此如此而欲其兵之不疲民之不窮之不竭也能耶否耶但願諸執事大臣以實心而行實政革其習久之弊而審其



皇朝經世文編 卷一百一十九 兵政  
已往之愆舉其常與之利而勉其將士之圖庶弊去而利自生  
焉行見禁軍娶而兵馬壯驗器械而武備修擇招募備兵而  
軍伍皆富強之卒造沙船練戰艘而水營皆精銳之師明賞罰  
以示懲勸之道廣求將以招豪傑之人以守責令而人人可爲  
兵以功叙爵而人人皆自奮而國威於是乎振矣賦役平而  
窮民沾恩刑罰當而冤民戴德毋擾盜之家而盜可弭毋  
縱爲盜之兵而盜可緝毋許假隨征之名而擾民之風自消毋  
許收逃逆之僕而叛主之奸自泯而國本於是乎立矣神明  
乎一定之例而援納少僥倖之望盡一其通商之途而奸宄無  
託跡之虞勅可關禁私載而稅利歸於公除積弊行餉鹽而鹽  
利歸於上清贖罪以申律例之法禁採買以便貿易之民通錢

法以佐軍需借屯田以爲戰守而國用於是不充矣以之削  
平叛亂恢復舊基成康文景之盛豈足專美於其前哉巨竊匪  
有進焉國而忘家公而忘私君國之事全而身亦未必不全見  
利苟得見害苟免君國之事危而身亦未必不危任事者其加  
意乎至於攻取之宜必內察國家之勢外料敵寇之謀神明  
乎進速緩急之機而不僅在區區以力勝者耳且在楚當止言  
楚然言楚必合言天下天下之安危視乎陝西之治亂向不幸  
誤墮術中爲奸所賣今大半爲賊割踞矣然乘此人心未附之  
時全力急擊之不可緩也廣東雖有忠君報國之親臣可  
爲中流之砥柱但四面爲賊環困孤軍自守且不暇烏能分力  
攻人加兵速助之不可遲也荆州雖係益州門戶宜以攻爲守



而不可急於攻岳州雖是湖南咽喉宜以守為攻而不可緩於守遲速緩急之機當如是也福建之眾假激抗命援引海寇以為羽翼但地僻人微糧餉不足兵窮民怨勢難久撐殄滅亦易易也江西一帶因激潰亂大兵掃蕩玉石莫分火其室家遷其輜重擄其妻子窮人無歸勢不得不倚草附木嘯聚偷生近聞城郭之外徧地綠林依山作窟兵至則四散奔竄追覓無蹤兵撤則勾黨復聚公行劫掠旋撲旋起旋散旋聚且恐明季流賊之患殆基於此且是役也不惟結怨於江西兼令遠邇聞風阻其向化為今之計速悔已往曲誓將來予以可信示以無疑內裕其心外安其身勦撫並行而後可以轉移其萬一不然江西雖治而必亂福建之民死為耿守廣西之民死為孫守雲貴之

民死為吳守各霸一方我師四面夾攻水陸並進而渠魁恐難授首矣若夫或因時或因地或宜攻或宜守或用伐交之策或用反間之謀或行誅心之計或行解體之籌又各有遲速緩急之不同要在為將隨機應變而非筆墨間所能顯陳者也如果且言不謬伏乞鑒其近於迂處省其過於激處擇呈當事以備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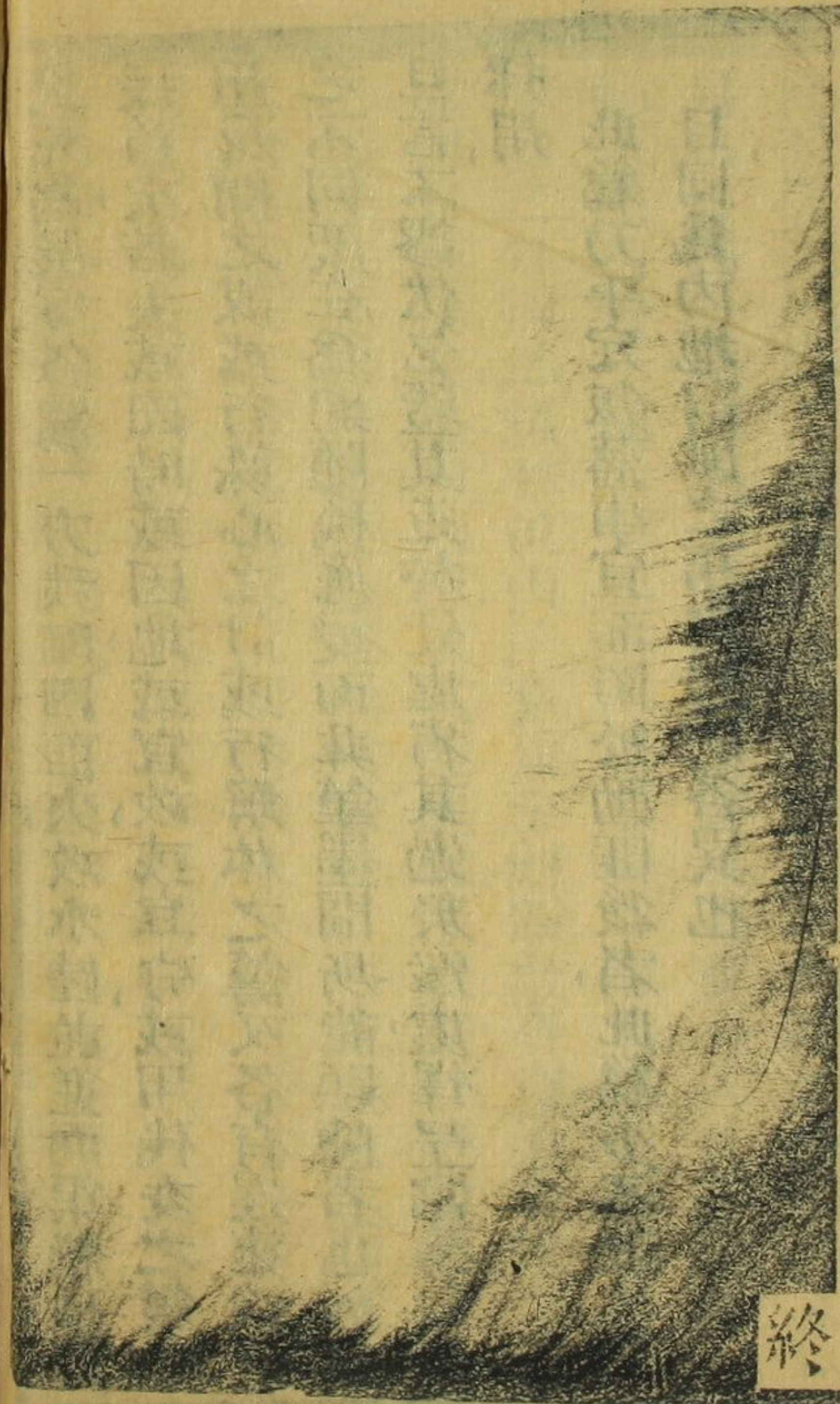
此篇乃平定叛藩事宜而附於勦匪後者此篇少不能另門且同為內地討賊之事與邊防各異也



皇朝經世文編

卷之十九

五



終



